

內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第五十一期 目錄

封面	專論	譯稿	專著	四眾堂	特載	佛教名勝介紹	佛教文藝		海外通訊	譯稿	海外通訊	佛教界動態	底裏	封底				
青海大金瓦寺	從修理虛大師舍利塔寫起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	藕益大師之研究(續)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	慶祝佛誕最佳的獻禮	美國佛教會興建莊嚴寺緣起	蒙古百靈廟風光	也談佛教文藝	新詩：祖師	永懺樓隨筆之四——虛榮與虛幻	佛教是積極的	詩篇：山居詩并序	佛舍利在澳洲	佛教在英國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十五篇)	記一個虔誠清淨的佛七法會(續完)	最近在尼泊爾附近出土之佛祖骨壺	百靈廟殿內之壁畫
			聖嚴著、王文盟譯															
	竺摩	智銘	黃家樹	洗塵	來稿	編輯室	謝冰瑩	談錫永	馮馮	李芳蘭	敏智	駱阜雲	馮永明	張澄基譯	眞覺	編輯室		
	3	8	16	20	21	22	24	25	26	27	28	29	31	33	35	39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o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at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五年
公元一九七六年

六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式元



太虛大師遺像

從修理虛大師舍利塔寫起

世摩

在香港荃灣的太虛大師舍利塔，這次由筆者發起修理工程將竣，辛勤督工的覺光法師，再三來函要筆者寫篇文章褒揚大師一生的盛德，使讀者記憶不忘尊崇大師對佛教的功績。他這個寶貴的意見，使我非常感動！可是大師一生自行化他、濟世利人的盛德，及其對佛教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貢獻，已具見於六十四冊的大師全書和平譜中，現在要我再來寫他一生的功德，真如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何下筆。不過大師全書，是大師法身舍利的等流，而舍利塔中的舍利子則為大師肉身舍利的供養。現在就

從舍利塔寫起

荃灣是港九的名勝之區，在這二十年來最早先有太虛大師舍利塔的興造，後來虛雲大師和印光大師的紀念塔院，亦相繼興建。現在後二大師的塔院，莊嚴猶新；惟此世界宗仰的一代巨擘的太虛大師舍利塔，反而殘舊不堪，幾乎被荒烟蔓草埋沒，使人望之不勝感慨萬分！且二大師的塔院是有塔有院，而虛大師的塔墓僅是有塔無院，只多一個太虛亭，亦飄搖在秋風秋雨中，如果再延時日不加修葺，可能即將傾圮了。

從太虛大師一生的學問事業和道德文章看來，他不但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精深博大的佛學家，也是近代世界上位大思想家。他不但要闡揚中國佛教文化成為世界佛教文化，也要把世界的文化攝取到佛教的文化中來，成為佛教文化的衛星文化。他雖然有這麼一股思想魄力，睥睨宇宙，獨步乾坤，只惜他為佛教奔走呼號，勞瘁過度，在一九四七年五十九歲正當盛德有為之年，便與世長辭，真如佛弟子在佛臨涅槃所悲痛呼號的「人天眼滅，何

其傷哉，何其傷哉」了！

大師示寂，距今已有二十九年。當時大師肉身在上海海潮寺焚化，心臟舍利，整個不壞，其他的碎身舍利，由平時修養戒定慧結晶所成彩色而透明的，尚有三百多顆，僧俗信徒分在武昌、廈門、香港、曼谷等地相繼起塔供養。一九五四年在曼谷龍華佛教社興建的舍利塔，承邀筆者由香港飛往主持舍利入塔典禮，同時還迎泰國僧王親臨誦點法粉。至一九七四年三月，筆者又在檳城三慧講堂以叻幣五萬元建造三層三丈多高的「太虛大師舍利塔」。塔之頂層供着一大粒透明的舍利子，是法舫法師任職錫蘭大學教授期內，一度回國至四明雪竇寺，攜帶出來。後來為檳城菩提學院落成主持開光典禮，道經星洲，留供在靈峯菩提學院。當時曾與筆者來信，預期錫大四年教授期滿，約同來檳助教菩提中學，並擬在檳城佛教中心地帶建一大師舍利塔，以與鄂、閩、港、滬各塔媲美。惜事未成，他竟以腦充血在錫大逝世，瘞志以歿，感悼何已！故自筆者一九五四年來檳任職菩提院和菩中，常以此事為念，終於在建立三慧講堂十年後，再建舍利塔，完成了筆者的這件心事，想大師與舫師相會兜率有知，亦當不俟拈花而微笑了。

這次修理荃灣舍利塔的動機，遠在十年前筆者由檳飛美弘法一年，回途經港瞻拜大師塔墓，已見塔亭俱為風雨剝蝕，已露出殘舊現象，曾與同門諸上座議及重修，並欲把塔門開對正路，面向荃灣大海；而因各忙法務，一擱至今，才與覺光、茂蕊兩委員重提舊議，承為設計修整，今日才實現這個心願。而對大師之塔，有塔無院，使守塔者尚無安身之所，仍是一件遺憾的事！講到

大師對佛教一生的功德，應來自大師的

妙悟佛法心源

古來的祖師，能開宗立派，或對佛教有過特殊的貢獻，多數是從他修養佛法的悟境中得來。如北齊慧文大師，讀大智度論一心三智之文，謂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遂依此而修心觀，證悟一心三智之理，又閱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句，恍然大悟，頓悟諸法空有而不二的中道，首立天台一心三觀之旨。南嶽慧思，心愛法華，借本入塚，對經涕泣，夢普賢摩頂而去，頂上即隆起肉髻。後得慧文傳授一心三觀之訣，豁然大悟，得法華三昧。當智者大師拜見他時，他說：「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兮。」即示教之修普賢道場法，說法華四安樂行，日夜精勤，至藥王菩薩本事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入定，照了法華，如光輝之臨幽谷，洞達實相，似長風之遊太虛，得三法華三昧前方便，其所發功德，名旋陀羅尼，法華宗由之建立而得大盛。其他如六祖之妙悟金剛，遠公之三觀淨境等等，都在心境上有過一番修證的工夫，才會發生佛法的勝用。如今太虛大師之博通三藏，圓解十宗，自然亦有他的修養過程：

一、在一九〇九（光緒三十四年），大師在四明慈谿西方寺閱大般若經有省，蛻脫俗塵，於佛法得其新生意趣。自傳謂：「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刹炯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坐禪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獻在



輕清安悅中。旋取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無量境界。伸紙飛筆，隨意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言；所有禪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所覺內學教義，世諦文字，悉能隨心活用。有了這種悟境，感到一切佛法都從自己心源流露出來，化為語言文字，發生強大驚人的威德與力量！

二、大師在青年時代，已才華奮發，心情勇銳，目空一切，在禪慧融澈中，俠情奔勇，不可一世。遂在鼎革前參加革命，鼎革後發動佛教革新，屢遭挫折，別有領會，認為「今國之所以不能治，天下之所以不能平，皆由忘其修身所致」，乃放下身心，決意自修，於一九一五年（民國三年），掩關普陀山錫麟院，印老為之封關。其在關中專提昔年在西方寺閱讀大般若經之悟境，作體空觀，漸成一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光明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習，回復根身座舍的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係再聽前寺之晨鐘矣。心空際斷，心再覺漸現身器，符起信楞嚴所說，從此有一淨裸明覺的心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見東初法師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九五七頁引大師自傳中語），因此，大師在關中初以習禪、禮佛、閱讀、寫作為常課，繼以研習台、賢、禪、淨諸宗選集。如法華玄義、文句、止觀、十不二門指要鈔、華嚴玄讚等書，而融會台、賢、禪之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就此把握中國佛學的綱要。並泛覽中國諸子百家典籍，及泰西各家科哲之學，從其心得，加以收攝引用，自謂「於佛法與世學獲一新的境界」，便知他以佛學為經，世學為緯，把佛法活用於現實人世，以起福國利民的勝用。在

此種勝用中，引發大師的四種悲願與作法，其第一個願望是要

改善佛教制度

大師初期修學佛法，從道階學教，歧昌受經，祇洹聽課，敬安習禪，思想本甚安定；後受華山、棲雲兩公新思想之啓示，及閱康有爲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太炎告佛子書，嚴復天演論等書，不覺掀起革命的熱情，不但熱情中華民族的革新，更熱情佛教的革新，認爲非革命無以救中國的衰弱，非革命無以救佛教的垂危，乃提出三大革命的口號：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產革命。這三種革命是思想、制度、經濟並重，乃從佛陀的六和僧制中蛻化出來，所以他唱革新佛教，並非是什麼新奇駭俗的造反，或誤會他要革佛教的老命，要革一般僧伽的老命，即是笑話了。因六和僧制的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是屬於制度的；見和同解，是屬於思想的；利和同均，是屬於經濟的。

大師所謂教理革命，其重心有兩點：一、在排斥過去類似神道設教，專爲帝王以神鬼禍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而要以五戒十善爲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發揮大乘佛教自他兼濟的精神，以此去改善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增進人類互敬互助完善的社會制度，也使人生注重研究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相，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展而更求進步，以進德增善美化人生。二、是要把過去偏重念佛往生的人死佛教，轉爲兼重人類修習五戒十善的人乘正法的善生之道——人生佛教，由菩薩道直趨佛道，從美化現實人生而建立人間淨土。

教制革命：是注重改革僧伽制度，提高僧伽品格，以大師覺得佛滅度後，三寶住在世間，實以僧寶爲中心，所以僧格健全與否，對佛法的興衰極有關係；因此大師在一九一六年（民國四年），首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以代替以往的叢林制度，即對僧衆生活制度予以整理改善，使之適應時勢之所宜，成爲合理化的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團，負起弘揚佛法的責任，對化導社會，利樂有情，生起實際的作用。

教產革命：是循印度佛世的律制，把十方施主布施的財物，集中於教團，爲教團公有，不爲私人所獨佔。換言之，是要打破以往的剃度派、法派的子孫制由子孫繼承遺產成爲私有，以致發生無窮的積弊，造成佛教衰敗的現象。因此，提倡整頓僧伽制度的意義，是要分工合作振興佛法，把出家衆和在家衆的組織，攪得清楚，職責分明：出家佛徒只在質精，不在量多，他的責任是在真修實學，提示僧格和地位，負起住持佛法，弘揚法化，成爲衆所共仰的導師；而在家居徒則須重信解學理，實行戒善的基本道德，用以改良社會不良風氣，助成建立有道的仁政。他認爲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人人都可以實行，人人都可以學佛，使每人都容易成爲一個佛教徒。

大師在這三種革命中，最注重教制革命，因僧團有根本正確的制度，僧伽的生活才會合理化，才會獲得社會崇仰，生起化導的勝用。故大師嘗謂：「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則志在整頓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後來寫的「僧制今論」及「救僧運動」，爲了適應時機，作法雖略有變動，而仍不外堅持及推廣這個志願。大師第二個願望是要

提倡僧伽教育

要改善僧伽制度，必須要提倡僧伽教育，這是自然的趨勢；如果僧伽不究佛理，知識程度低落，如何能知佛法，重視制度？如何能負起住持三寶，弘揚佛法的重任？如何能引起社會民衆對僧伽的崇仰？所以大師指導僧伽，從舊社會走上新社會的僧伽制度生活，須以建僧爲根本，而建僧首在實施僧伽教育，使每一僧青年都有接受佛教教育的機會，認清時代的新趨勢，擔當佛化新建設的責任，則振興佛教才有辦法。故其在「僧教育之宗旨」中說：「須知僧是住持佛法的，故稱爲僧寶。其實其價值重在真實的修持，高深的道德，無間斷地闡揚佛法。其在求學之時，必依經律，如法修行，聽取本分上的相應。生而應世，能宏法利生，改造社會，方可成爲最安全之僧格」。（見大師全書二四九頁）

有關創辦僧教育的學院，在民國初年已有在舊式的寺院中施

設舊式講經的教育，但其真正具有新時代僧教育的意義，當始自武昌佛學院。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三年）大師得縉紳李開侑等援助，創辦武昌佛學院，僧俗兼收，遂使僧教育展開新的局面，不惟影響青年僧伽的思想甚大，且於學術、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的影響；同時亦影響後來國內各地佛學院之產生。如閩南、鼓山、嶺東、九華、安慶各佛學院，以及北平柏林教理院、宏慈佛學院、拈花佛學院、河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乃至普陀、焦山、貴州、陝西慈恩等佛學院，無不直接或間接受大師辦僧教育思想之啓發與指導。可見大師創辦僧教育，對於僧青年之影響力極大，而對於由僧教育造就之弘揚佛法人才，貢獻尤多。今日在國內外宏法的壯年僧與僧青年，也多數是大師直接或間接造就的僧材，這是今日佛教不可磨滅的功績。大師第三個悲願是在

圓融八宗見解

大師因對全部佛法有深刻的認識，把握整個佛教的中心，故他的思想不偏不激，力倡大乘八宗平等之說。在「佛法之分宗判教」文中說：「梵土戒賢、智光二家，及華土賢首、天台諸家，以一時門庭施設之方便，於唯一大乘教所詮之自證境界果、化他境界果上，判教高下，致後人死守其語，互爭優劣，予固不偏取之。而近人聞古者一音教之風而悅之，謬執「教一乘三」亦有未可。蓋同一大乘教，特其所詮於境界果有偏重，或自證化他有偏重，雖偏重即爲其殊勝之處，而統計其全，則平等平等也。」此言各宗雖各有其所偏重的殊勝點，而統計其全個佛教整體之最高原理或共同點，則無非一味平等了。

大師在「新與融貫」文中，除說明佛教要革新的種種新的意義外，還把融貫佛教的思想，提出「宗乘融貫」與「文系融貫」的兩個綱領。宗乘的宗，指宗派。他把印度、中國、日本各部各宗各派，融貫之著成「佛教各宗派源流，佛乘宗要論，大乘宗地論」等各書中。乘即諸乘，大師曾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融貫於佛學概論等著作中。這在筆者所寫「大師的融貫

思想」（載見筆者所編大師五秩紀念專刊）文中曾說：佛法在流傳上，老早就有宗派的分立。如在印度佛滅初期，小乘佛教即有二十派的分界；不久大乘佛教興起，復有大小相對及性相空有兩宗的對峙。至後期大乘，復有密宗興起。傳至中國之後，又分有小乘空有二宗及大乘八宗。大乘性相律密四宗，皆爲傳承印度之宗派；台賢禪淨四宗，則爲中國自己創立的宗派。其在宗中復分派別，即如禪宗之有臨濟、曹洞、潯仰、雲門等派別。大師在「佛教各宗派源流」中說：「所述大乘各宗，共有十一，然地論歸入華嚴，攝論歸入唯識，涅槃歸入天台，則唯八宗而已。」這是他把十一宗融舊八宗，後又將八宗融攝爲三宗：以法性空慧宗攝三論，法相唯識攝唯識，眞如淨德宗攝禪宗、天台、宗華嚴、淨土、密宗。至律宗則攝入法相唯識與眞如淨德二宗。大師認爲在整個佛教的根源中，其所以有種種宗派的支流，皆是「古德以自悟之心得及教化適應時機而建立」。抓住這個核心，故他能把全部佛法一肩承當，「不爲專承一宗的後裔」，這豈是智慧狹小，局於一隅的人所能望其項背，所能窺澈整個佛法的全豹。

大師對整個佛法之見解圓融，由於他在經論中的妙悟，發見各宗佛法各有其殊勝點，亦有其共同律。他在佛學概論中把全部佛法分爲「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來貫攝佛法，顯明佛法在方便義上雖有多門，而在究竟義上無不會歸於大乘不共的正覺教海中。後來他讀到西藏黃教初祖宗喀巴大師在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論」中，把佛法分判爲「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三道見解，正與他所分的三法比觀，這也可見大師在教理上悟證圓澈的工夫了。

至於文系的融貫，在大師的思想體系中，依教史的發展，把印度佛教分做三個時期：以佛滅前後第一個五百年間的「小影大隱」時期，第二個五百年間爲「大主小從」時期，第三個五百年間爲「密主顯從」時期。這三個時期的佛教，在世界上一直流傳到現在，依然在活躍着：現在流傳在錫蘭、暹羅、緬甸等地的巴利文系的小乘佛教，即印度第一期的佛教；由中國再傳到韓國及日本等地的漢日文系的佛教，即印度第二期的大乘佛教；由西藏

再傳到尼泊爾、蒙古等地的藏文系的密乘佛教，即印度第三時期的佛教。這三種文系的佛教，在意義上和價值上，自然首推漢日文系的大乘佛教；但時至今日，科學猛進，交通發達，佛教的原理雖無國際性，而因各種民族各種宗派不同的文字語言的隔膜和偏執，反足以阻碍佛教的發展。況在信奉上有各有所尊，誰願意說自己國土裏所崇信的佛教是方便的小乘教，或方便的密乘教呢？故大師認為若不設法以謀研究理解、融會貫通，勢必使無國際性的圓融佛教，轉而變為有國際性的偏狹佛教了。又在三藏典籍上，三種文系的佛教都各有所長，而互有所缺。如中國以大乘為主，大乘經典比較完備，密典和小乘經典自然比不上西藏或錫蘭；反之，西藏密教經典和錫蘭等處的小乘經典，其所長所缺，亦互有此种情形。因此，欲融貫各文系的佛教使之成為世界佛教，不特在文字典籍上需要互相研究，互相交換，即在思想上也更需要諒解溝通了。大師在四十年前已開始派學生到康藏、錫蘭、緬甸、暹羅、日本等地留學，即為溝通世界佛教所作的準備工作；只惜今日時異世變，僧去經冷，欲實現大師融通世界佛教的理想，更感到渺茫無期了！大師第四個願心是要建立一個

化導世界機構

大師不但是宗教家、教育家，更是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思想中有大魄力，為的闡揚佛教文化，佛化世界人類，有心建立一個世界佛教中心的機構。東初學長在其近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第五節「世界佛化新運動」中說：「佛教發源於印度，流傳於中國，由中國而傳入日本、高麗、安南，而未能越出東亞之範圍，更何能擴大佛教於世界？然啟導世界新運動，實始於太虛大師！」這樣說法，並不為過，因近代日本等國雖亦有學者傳法於歐美各地，那只是宣傳而已，若論思想之大，眼光之遠，計劃之具體，魄力之雄厚，在各國佛教學者羣中，實未有人能與大師可比擬者。

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三年），大師於廬山發起組織世界佛教聯合會，當時與會者有日本及歐亞等地代表，大師揭出佛教化導世界目的，期以佛教思想調和東西文化思想，擴大佛教精神領

域，促進人類世界永遠之和平。而日本因受太虛大師之號召，不讓中國先聲奪人，次年（一九二六）亦在東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邀大師率團出席會議，備受日本朝野之歡迎，並在各佛教大學講學，及與會議代表會議對於佛學之研究與宣揚，交換意見，互相合作，促進了東亞佛徒之友誼，亦增進世界和平的氣氛。

大師為實現佛化世界之大同理想，不但與東亞佛徒建立友誼，且久有遊化歐美，向歐美九洲人士宣導佛學的勝心，藉遊化宣傳以貫徹世界佛化新運動。至一九二九（民國十七年）年夏，機緣成熟，大師遠航歐洲，橫渡大西洋，宣揚佛法及講東方文化，以謀昔日所抱的理想，建立世界佛學的機構，曾在巴黎哲人廳演講，有各國著名的科哲專家到會聽講，後來曾與愛因斯坦及羅素等科哲名家，討論佛學與科學哲學的道理，並在巴黎提倡「世界佛學苑」的組織，以期聯絡世界有力人士，共同推進世界佛化新運動，深得各國學者的贊同，皆認佛學思想為人類智慧源泉。到一九三〇年經美洲回國，即着手組織「世界佛學苑」。三一年在南京成立「總苑」。三二年在四川成立漢藏教理院，列為世苑之華藏文系，在武昌佛學苑設立「世苑圖書館」（筆者時任武院研究員及世苑編譯員一年餘，次年武院才辦預科班，有雨曇雨堃等十多生在學。）又將閩南佛學院列為華日文系，北平柏林教理院列為世苑的華英文系。並派學僧至西藏、印度、錫蘭等地留學，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亦見其魄力之宏，用心之苦了。後來世界佛教友誼會在錫蘭成立，據會長馬拉式葛拉博士之演說，其成立世會的啟導，是由於大師在歐美各國及錫蘭等地鼓吹世界佛學，聯絡世界佛徒，推進世界佛化新運動的影響而來。只是今日的世會，二三十年來不知開了幾次「聯絡感情」的會議，也僅止於空洞地聯絡感情而已，並未曾負起設辦世界佛學與宣傳世界佛學的責任，與大師的世界佛教理想距離甚遠！如果大師能多住世三十年，可能今日世會的成就不僅僅止於聯絡世界佛徒的情誼，必進一步對世界佛學研究有更大的貢獻。事在人為，人亡政息，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信筆至此，不盡感慨繫之了！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寫於檳城三慧講堂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

智 銘

甲、前言

目錄學之起源，在中國應有近三千年之歷史，文獻通考有謂：「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小行人掌五物者（國札、凶喪、師役、福事、災禍）及其萬名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匿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由此記載，可知在周之時，即已將有關的文字，分門別類予以歸納，各別爲一書。對書之管理，已具有相當嚴密之組織型態矣。又據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畧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這更表示已有目錄書了。

最有系統的目錄書而又傳存於今者，應爲班固（西二二七—二三九）所纂之「漢書藝文志」。而班固之此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父子之別錄、七畧而成者。章宗源在其隋書經籍志考證內說：「班固因七畧而志藝文。」班固漢書藝文志序中，對七畧之出說得甚詳：「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之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

謁者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衍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至此，劉歆已將各種書籍依其性質類別予以歸納而成七畧。班固的藝文志，全效七畧，末句所謂：「刪其要」者，只不過刪去七畧中的「輯畧」，蓋輯畧並未表示出顯明的特性，無存在之必要，其他則一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畧。」（鄭漁仲語）。

是以，在實質上說，中國之有目錄，應是劉向父子開其端，班固繼之。自此之後，目錄之學逐漸發展開來，成爲一門有系統的學術了。在目錄的分類方面，劉向之時，是經傳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四大類，劉歆則擴爲七略。此後，幾經演變，有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五種。其中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四分法，雖然在名詞上有四部、四庫之不同，但內涵則一。這種情形直到二千多年後清代所編的四庫全書，仍未脫離此一巢臼。所謂四分法，即是經、史、子、集，在四部（庫）之下再分類，茲將分類法列述於下：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分六屬）、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分三屬）。

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分二屬）、傳記（分五屬）、史鈔、載記、時令、地理（分

九屬)、職官(分二屬)、政書(分六屬)、目錄(分二屬)、史評。

子部：儒、兵、法、農、醫、天文算法(分二屬)、術數(分七屬)、藝術(分四屬)、譜錄(分三屬)、雜家(分六屬)、類書、小說(分五屬)、釋、道。

集部：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分五屬)。

由這個分類法，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完全是受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儒術。」的思想作祟，完全是以儒家的主觀，來進行書錄的整理。佛家思想入我國已二千年，其在中國學術中的地位及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足可與儒家並駕齊驅，但自隋志序開始以至清之四庫全書止之千餘年間，尊儒排異的思想牢不可破。釋教被列入「子集」之末，且「嚴定去取」，其歧視佛教，可以想見矣。

中國的學術，在戰國以前，為「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當時的各家思想，活潑、發達、進取。及秦之焚書，至漢之罷黜，唯儒獨尊，可是儒家在這二千年中，因沒有與之抗衡者，也就固步自封，不再長進了。雖然中間曾有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但讀其文，覺詞藻之優美有餘，而內容則空泛無物，其對佛家的批判，更覺膚淺幼稚，不值一哂。至於宋明之世，雖有理學之出現，但若沒有自唐興起的禪宗思想的刺激，理學是否能產生，仍值得懷疑。故學術貴在相長，如一味排他獨尊，必至抱殘守缺，不求長進。目錄學家姚名達先生在其所著「目錄學」中說：「我國學者，一向便被儒家經典束縛得不能動彈，甚至眼睛也被牠蒙蔽得變成鼠目寸光了，在目錄學史上，二千年來，幾乎毫無進步。始終不能打破七略、四部的規模，始終不能超脫劉向、荀勗的羈勒……那些所謂學者，目空一切，不知中國以外，尚有世界，儒家以外，尚有學術。所以不能採人的長，補己的短，以致整個文化，大體無甚進步，而有許多精微的學術，反而被儒家排斥而失傳了。……就事論事，目錄學史中，最值得我們敬佩的，仍是佛經目錄。」這一段話，可能是古今學者最客觀、最坦白的檢討評斷。姚氏認為佛典目錄，所使用的方法，比一般目錄優勝

者有五：

一、歷史觀念發達：每一部佛典的傳譯淵源、譯人小傳、翻譯時間、譯出地點，均詳為記載。

二、辨別真偽嚴格：凡疑偽經典，均仔細考證，嚴予甄別。

三、比較異同詳審：一經數譯者，詳為列舉，比較異同得失，對抽出之別生經典，注明出處，使學者易於窮本索源。

四、搜集遺佚認真：雖已散佚之經典，仍存其名目，以備後日採訪補充，並使學者瞭知何時代出有那些經典。

五、分類複雜而周密：或以翻譯時代分類、或以性質分類，同性質者，或照其涵義內容分、或照佛典形式分，學者檢閱方便。

佛經典籍浩瀚，如無周密分類之理想目錄，不但學者無法探索其中奧義，甚且有無從下手之感，故先聖先賢所為之努力，實為後世佛子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

乙、佛典東來之時代背景

印度的佛教，二千年前，何以能在地勢、氣候、風土、語言、習慣……完全不同的中國生根，而當時又正是儒家極力主張獨尊儒術的時候，何以未被排斥而消滅，反而日益茁壯發展開來，實在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中國原有的一些學說，都被儒家排斥得掩旗息鼓，即使頗能與儒家相頡頏的道家，也被逼得喘不過氣來。而佛教由播種、萌芽、生根、開花、結果，不但有後來居上之勢，且咄咄逼人，使儒家有招架無力之慨。佛教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優越的態勢，無他，乃佛教在心、性方面的立說，較儒家為圓融、透徹、精到、無礙。因之，一部份儒家學者，為崇敬、欣羨佛教而醉心學習。結果，他們不但不再反佛，反而成為佛教的護法者，甚至捨家而出家者，亦大有人在。另一部份儒家學者，因自卑心理作祟，固執成見，一味冒昧反佛，但儒家能恃以反佛的條件並不多，只有窮鑽佛學，以充實儒學，然後以之為武器，反轉頭來反佛，如程、朱、王陽明、陸象山等之屬皆是。雖然如此，佛教仍能自我成長，儒家實莫奈之何。

丙、佛典集成及各家目錄：

佛教的發展，全靠佛典的蒐集、翻譯、註疏、整理而成爲一個非常有系統、有組織、內容豐富、典籍浩瀚的大藏經。故集成大藏，實爲佛教界的一件大而艱巨的事，但有心的祖師們，爲使大法常留久住，不畏一切困難而從事整理工作，茲將佛史上有名的佛典目錄分述之：

一、綜理衆經目錄

爲大藏經整理目錄之先驅者，應爲彌天道安，雖然在道安之前的五十年，即晉懷帝（西三〇七—三一二）有聶道真集有「衆經錄」，但所輯者僅一人或一派之經典而已。而道安所集者爲「綜理衆經目錄」，包含當時已譯出的所有佛典，時在四世紀末（西三七四）孝武帝寧康二年，此目錄之出現，不僅顯示出中國初期的佛典內容，而且是爲中國佛教之信仰與思想，打下牢不可破的根基。

據慧皎高僧傳：「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名，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故道安之於中國佛教之隆盛，爲一關鍵之人，安錄內容爲何，因已失傳，無法詳爲考證，但似已被僧祐探入其「三藏集記」中，故讀祐書可以知安錄，一如讀漢志可以概見七略者然。「綜理衆經目錄」之內容大概如次：

本錄第一：以譯人年代爲次序，自漢安世高至西晉末法立。失譯第二：不知譯人姓名者入此類。

梁土異經錄第三：亦無譯人姓名，但知譯出地點。

關中異經錄第四：無譯人姓名，知譯出地點。

古異錄第五：約自大部經典中，摘譯之單篇本。

疑經錄第六：經道安鑑別爲偽造之經。

注經及雜經志錄第七：道安所註群經，及其他有關佛學之著述。

道安之「綜理衆經目錄」因當時之佛典不多，故只有一卷，但其優點有四：

一、經以年代爲序，使學者瞭知佛教發展之史跡，及諸家派別宗旨。

二、失譯的另成一部，以供後人俟機補正。

三、摘譯的另成一部，以性質分別，眉目清楚。

四、嚴定真偽，使學者知所去取。

道安爲中國佛教典籍立下這一宏基以爲楷模，自此，後繼之者，頻頻而出。

二、華林園佛殿衆經目錄

道安之後，即有外來僧鳩摩羅什入關，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努力於佛典之翻譯，經他之手翻譯出的經典，不但有大乘經論，小乘之經、律、論也多被譯了出來，使中國漢文佛典內容頓形豐富。道安之弟子四哲中的僧紹（肇）、僧叡二人，「聞什至姑臧，自遠從之。」什得紹、叡之助，對譯、述、集、撰等工作，自更得心應手。僧叡曾撰什譯諸經爲「二秦錄」。道安再傳弟子道流集「衆經錄」，分爲魏、吳、晉、河西四卷。此二錄均是補道安之「綜理衆經目錄」的。此後即有宗齊錄、梁衆經目錄、魏衆經目錄、齊衆經目錄，以上各錄專錄一代，始興錄、廬山錄、華林園佛殿衆經錄，則專集一地。其中華林園佛殿衆經錄，是梁武帝爲防佛典散佚，蒐集漢文佛典集中華林園（又名逍遙園），命僧紹整理，乃編成「華林園佛殿衆經錄」四卷。

三、魏衆經目錄

北魏李廓，奉敕命集「魏衆經目錄」（西五三二—三），此目錄之特色：

一、大小乘分類。

二、經律與論分類，似爲廓首創。

三、未譯經論別存其目，僞書類分爲「非真」、「全非真」兩類，爲後來「疑惑」、「僞妄」分科之嚆矢。（未完待續）



滿益大師之研究

聖嚴著
王文盟譯

(續49期)

第一章第二節 旭大師與儒家關係

1. 宋明儒學與佛教

在漢代唯我獨尊的儒家學說，經隋、唐五代受佛教影響之後，思想上漸次有所變化，及至宋代，儒家接納了佛教的「如來藏思想」，形成所謂「理學」的新思想。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以著『太極圖說』的周敦頤（濂溪·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及其門人有程顥（明道·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頤（伊川·一一〇三——一一〇七）兄弟。一世紀後，繼承伊川派的有朱熹（晦庵·一一三〇——一二〇〇）；明道派的有陸九淵（象山·一一三九——一一九二）。明代，白沙派的陳獻章（石齋·一四二八——一五〇〇），繼承了朱熹的學風，姚江學派的王守仁（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則繼承陸九淵的學風，成為程朱派與陸王派的儒家兩學派的主流。

宋明理學，顯然已將佛教教理攝入而鑄合於儒家思想之中，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和外來的佛教思想交流的結果。儒家思想，具有倫理學的傳統基礎，符合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準！但有關個人的業惑煩惱，孔孟的學說，却無法得到完滿的答案！佛教是具有哲學思想的宗教，可以補助儒家之不足；解答各種人生問題，尤其中國佛教人材輩出，如天台智者、嘉祥吉藏、賢首法藏、玄奘、窺基等，都是佛教的大宗師。而同期的儒教，却未見有何傑出的人物，在中唐時代，雖有散文家的韓愈著『反佛論』，但理

論基礎十分脆弱！及貶潮州，被大顛禪師駁得體無完膚，這是佛儒間短兵相接的一場論戰。周敦頤曾詩記其事：「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道非，不識大顛何似者，三書珍重更留衣。」

唐末會昌年間（八四三——八四五）的廢佛運動，使當時盛行的佛教，受到政治壓力的摧殘，唯有殘留於深山的叢林得以保全，這些不依信者的布施，以自耕自給，「搬柴運水，皆是道」的現實生活作參禪的行者。於是逐漸發展，如南泉普願（七四八——八三四）的平常心是道的理念淵源，即由『楞伽經』的佛心，及『文殊說般若經』的「念佛心是佛」所揉合而成的，也是「如來藏」的理念。宋朝的儒學者，就是基於佛教教義及實踐精神，而產生的「理學思想」。

明代的儒學思想，雖與宋代有所不同，但顯然是由宋儒理學基礎上發展而來，『宋史』卷第四二七「道學傳」一：「……『宋中葉，周敦頤出於金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台灣藝文印書館『宋史』五一九四A）

從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問世後，對於宇宙觀的「天理」，人生觀的「人性」，綜合理念稱為「性理」的哲學本體論。同書又說：

「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生，及長，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論、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

周濂溪門下的程氏兄弟，將『論語』『孟子』兩書加入與『中庸』『大學』稱為四書，且將其推尊於儒家思想界，尤其以

『中庸』『大學』所述的「率性」「明德」演說至「性理」的本體論，完成宋明理學的體系。程頤的學風，由朱熹繼而發揮，但朱氏却是佛教的反對論者，在『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說：「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

朱熹雖強調宋儒的優勝，但細察朱氏的論調，無形中證明程伊川的學風，即淵源於禪宗精神是很明顯的。關於朱熹的學風，『宋史』『道學傳』一（台灣藝文影印『宋史』五一九四B）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

上述的「格物致知」「明善誠身」兩原則，即朱熹學說的中心思想，換言之：物性與人性，乃宇宙人生的本來面目，且由宇宙現象與人生象的觀察分析，才能得證悟的境界，所謂「天地萬物，合一於自我身心」。然「格物致知」乃大學的成語，而朱熹的演變解釋，也許就是承襲了佛教禪觀的實踐論而來？關於這種論調，柳治徵氏說（『中國文化史』二一九——二二〇頁·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七年版）：

「蓋宋之大儒，皆嘗從靜養中作工夫，故其所見所證，確然有以見萬物一體，而有無朕無形，萬化自具之妙！故或說性即理；或說天即理。」

所謂「靜養」，即屬佛教禪觀，因依禪觀實踐，能入於三昧，得身心統一的狀態，能感應「無人無我，萬物一體」。這在中國哲學本體論，『二程全書』及『朱子中庸註』的「性即理」，及『朱子論語註』的「天即理」之理學思想的表現！

又關於陸九淵的思想，在『象山語錄』說：

「大凡爲學，須要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

更在『宋元學案』『象山學案』條說：

「宇宙內事，乃己份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即不流俗世間的習慣，以成就聖賢爲目標，作爲學問的基礎

。且對於宇宙的全體，攝持爲自己之分內，換言之：自己就是等於宇宙全體的平等性觀。陸九淵的如是超越四維上下之空間，與古往今來之時間立場的人間思想，『宋史』卷第四百三十四「儒林列傳」之四說（台灣藝文影印『宋史』五二七七AB）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陸氏可以說是援用佛教之非排斥主義，但程伊川與朱晦庵的態度，却是吸收佛教的要諦而逆襲佛教的唱反調，兩者相比，陸象山的柔和文雅，頗近似佛教的精神，故旭大師，曾引用陸氏的名言不少！（參照：『示夏蓋氏』·『宗論』二——四——一四、一示馬大昭』法語·『宗論』二——五——一九）

2. 旭大師的少年期與明末理學

明初的儒家，可以說是繼承程朱學派的延長，因當時的科舉制度，受程朱學派的影響，從永樂年間起，以『三大全書』，即『周易大全』二十四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編成爲試題的基準，故雖至明末，程朱派的餘勢仍在，如現存旭大師著作中的『周易禪解』、『四書蕩益解』、『性學開蒙』三書，就是受前三大全書的影響而作的。

蓋在神宗萬曆年間後期，所發生的著名東林黨爭，值得注目。因該學派的多數人，都是由陽明學派轉而親近程朱思想。東林書院所在地——無錫，亦即旭大師的故鄉，而東林學派的代表者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高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都是無錫人，又爲紀念楊時（程伊川的門人）的「龜山祠」也是在無錫。誕生於江蘇省太湖濱木瀆縣的旭大師，從少而耳濡目染程朱學派的思想，乃屬自然而然的。

1. 「示范明啓」法語（『宗論』二——一——一二頁）

「余少時，亦拘虛於程朱。」

2. 「惠應寺放生蓮社序」（『宗論』六——三——六頁）

「余昔拘虛程朱之學。」

3. 「八不道人傳」(『宗論』卷首一頁)

「十二歲，就外傳，聞聖學，即千古自任，誓滅釋老，開葦酒，作論數十篇，闢異端，夢與孔顏晤言。」

旭大師十二歲，就讀儒書，聞承續千古道脈「居敬慎獨之功」致知格物之要(參照『宗論』五——一三)此思想吻合程朱學派的學者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之『格致大學古記的義』的「其要旨歸於慎獨，此格物之真下手處」的主張！然當時的旭大師，雖知科舉之道，但無出仕之念，因他深具「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宗論』五——一三)的理想，這種高風，與東林學派顧憲成的主張相呼應①，也許旭大師之少年時代的業師，就是東林書院，或劉宗周的證人書院中的優秀學者？當時明末科舉制度，極為腐敗，雖是及格，也都是無知無能的庸輩居多，因當時的讀書人，雖關懷政治，但多數無意於做官！旭大師少年時代的觀念，即屬此類。

註：①『國史大綱』(台灣商務印書館)錢穆著，下冊五八三。顧憲成條「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義，君子不齒。」

3. 旭大師思想與陽明學

有關旭大師與陽明學派，在日人荒木見悟氏著『明代思想研究』第十二章①論述：旭大師的「現前一念心」哲學思想，是承自陽明學的「良知心學」啓示而來，荒木氏這種的見解，雖屬有趣，但著者却不能贊同此說，這留在第五章敘述。

所謂陽明學，乃由宋儒進化的新學派，且是揚棄程朱的色彩，而攝納禪宗，揉合如來藏思想與儒家理念的一種新思潮。其基本是：同一步調於政府提倡的心學與科舉制度，掃除程朱學派的反佛論，換言之：能代表明儒的特色，就是陽明學派的學風，他們善能應對佛教學者，在穩靜氣氛中，強調儒佛同源的相互感應，且有時也邀請高僧宣講佛典奧義，如旭大師也被請於陽明學派的普德講堂，講過『法華經』②。所謂普德講堂，是屬如何的性

質，在旭大師文獻中未具記載。然明末佛教道場，尚未見獨立而署講堂的先例，但明末陽明學派的講會，却徧於全國却是事實，且冠名爲講堂、世廟、精舍等，故將普德講堂，認爲是陽明學派的講道會所，也許沒錯！

上舉，旭大師與陽明學派間的親密可知！但另一方面，對於宋儒程朱思想，旭大師曾多作反論。如：

①「寄萬韞玉」書簡說(『宗論』五——一二頁)：

「貴地久乏熏聞，囿聞見，儻宋儒陳腐見識，一毫未淨，未可深談佛法。」

②「示沈驚伯」法語(『宗論』二——一二)：

「且就倫常指點，五乘格之，僅屬人乘，間露極談，終不彰著。復被宋儒知見覆蔽，遂使道脈湮埋。」

③「示范明啓」法語(『宗論』二——一三)：

「三寶深理，非庸儒所知！大智丈夫，乃能諦信。余少時亦拘虛於程朱，後廣讀內典，稍窺涯畔，莫窮源底。」

④「示郭大爵」法語(『宗論』二——一四——一五)：

「宋儒循行數墨之輩，索隱立異，皆非孔子所謂學也。(朱)晦庵早富著述，晚乃欲追泯之不可得。」

所謂宋儒，即指程頤與朱熹學派。如前述，程朱學風的基本是排佛揚儒，認爲佛教屬逃世、厭世說，且無視現實社會的人間福祉，及人倫道德，唯以解脫爲旨歸。反之，強調儒教乃重視人間福祉、人倫道德，尤其君臣、父子、夫婦等倫常大事，主張和樂安平的人間社會。實際的說：宋儒所見中國佛教的消極逃世現象，唯針對出家僧伽的山林寺院生活的一面，而忽略了佛教根本精神的積極入世——大乘佛教的本質。宋儒中，朱熹的排佛論尤其激烈，但據傳說，朱熹的晚年篤信佛教，而對早年所著的反佛論，頗感不安！故現存『居士分燈錄』卷下③，及『名公法喜志』卷第四④等，都說朱熹是道謙禪師的法嗣。

旭大師對宋儒陸象山，雖屢表引述其言，但其實際却不然，在『儒釋宗傳竊議』(『宗論』五——一五——一六)

「南宋陸象山，先立乎其大者，乃得孟氏心法者乎？然不信

太極無極，展轉撥之！紫陽又展轉救之！吾觀撥者、救者，皆非實知周子也。」

還有反感的一面。因旭大師是贊成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太極本無相」，許爲「真得孔顏心法者也。」^⑤。但陸象山却不信周敦頤的太極無極宇宙本體論，且對周子的「無極說」，指責爲屬道教的老莊思想，而非儒家思想^⑥。是以旭大師評陸象山的思想，唯體會孟子「心法」，尙未證悟到孔子與顏回的「心法」^⑦。另一面，旭大師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頗有好感，且以朱熹與陸象山並評爲「知行分張，朱陸競異」^⑧。因爲旭大師所想像的儒家正統思想，即以「孔顏心法」爲主體，故評宋儒中，唯周敦頤承受對正統道脈而已！

陽明學的中心思想，是「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說，所謂「致良知」，即由「格物致知」的理論而來，但朱熹的想法是：分爲外物與內心的「物心二元論」，對於我心與天地萬物的境域，未能一體同貫！然而陽明學，却承受了佛教眞如心，或如來藏心的思想，以內心與外物爲良知之「知」，將「知」分爲染污與清淨的兩面。染污爲「人欲」，清淨爲「天理」，即人欲、天理，都與「知」貫串而存在！如小人即天理被人欲所蒙蔽，無法顯現「良知心」；但君子與聖人，就能抑制人欲，且能除去，故天理的良知心自然能顯現！儒家所謂「天理」，即是佛教的清淨如來藏；人欲即是染污如來藏，我們的修善，即「存養天理而致良知」的工夫，故陽明學才主張「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爲旨趣！

再說「聖道」原是人人心中本具；不用外求，這與『大乘起信論』如來藏思想，所云「生滅與不生滅」和合成爲如來藏的觀點，吻合而一致！故陽明學的良知心，即屬『起信論』不生不滅的眞常眞如心。如『明儒學案』「姚江學案」，介紹陽明思想說：

「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

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

陽明思想的「心學」即「理學」，理即天生的良知之知，所謂良知之知，與普通知識之知，乃有天淵之別，此良知心，雖入人心本具，但不力行實踐，那就無法顯現，結合實踐力行始謂之「知行合一」。如此觀念，以佛教的眞如心爲陽明的「理」——「良知心」；佛教的修道止觀及六度萬行，爲陽明的「力行」，或「致知」的工夫。又如來藏，含一切法，同時遍於一切法，更將一切法攝收於如來藏，如由一切法見如來藏，即不變隨緣；由如來藏見一切法，即隨緣不變。因之陽明就對於一切法，說謂「事事物物」，將如來藏的眞常清淨心釋爲「吾心良知之天理」而已！

以上所述，陽明乃認定第六意識的「知」，由依禪觀與善行實踐，到達良知心的天理爲「力行」，更將「力行」現象，認爲是天理的不變隨緣，能達成天理良知，即爲隨緣不變，是「知行合一」的陽明學思想。這還可以說是從佛教如來藏的「不變隨緣」與「隨緣不變」的演繹而已！

蓋旭大師與陽明思想，頗相近似，是以將『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的如來藏爲中心的旭大師，首肯了陽明的心學，乃是不足爲怪的！然對被視爲儒教聖人的孔子與顏回，旭大師也表示敬意，故讚許陽明爲孔子、顏回聖脈的繼承人，但對於佛教義理與陽明學說，始終未被混同之點，誠是值得留意^⑨。

漢唐以降，尤其宋儒的程朱以後的儒家學者，大都是反佛論者。但，王陽明却無反佛色彩，這也許是旭大師文獻中數數讚許陽明的原因。即：

①「陳子法名眞朗法號自昭說」(『宗論』四——二一〇)：「王陽明，超漢宋諸儒，直接孔顏心學！一生示人，唯有「致良知」三字，良知者，性德靈明之體。」

②「示李剖籙法語」(『宗論』二——四——一四)：王陽明，奮二千年後，居夷三載，頓悟良知，一洗漢宋諸儒陋習，直接孔顏心學之傳。」

③「儒釋宗傳竊議」(『宗論』五——三一——一六)

王陽明，龍場大悟，提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訣，雖曰顏子復生，不亦可乎。」

旭大師認爲陽明的「致良知」，就是陽明心學之自內證的體悟，且是孔子與顏回於二千年前所示的心法。實際上，陽明的思想基礎是立脚於孔顏而來，但其「致良知」說的新發現，却不能說不是受佛教的影響，但關於這點，旭大師尚未有明言！

然陽明對佛教也絕不是沒有批評^⑩，唯不像朱熹的露骨指責而已！關於這點，荒木見悟氏的「禪僧玉芝法聚與陽明學派」論文中，具有述及^⑪。旭大師雖知陽明的關佛，却反爲之辯護，在「閱陽明全集畢偶書二則」中說（『宗論』四—三一—一八）：

「或病陽明，有時關佛，疑其未忘門庭。蓋未論其世，未設身處其地耳。嗚呼！繼陽明起諸大儒，無不醉心佛乘，夫非鍊酥爲酒之功也哉。」

由此可知，陽明對佛教的批評是事實，但旭大師却主張原諒他，迄於陽明之世，儒家承二千年來獨尊餘勢，對佛教猶不能不取排斥態度。

蓋陽明門下的學者，承受佛教影響是事實，若陽明本身，是積極的排佛論者，其門人就無可能承受佛教思想了！其實，當時大名鼎鼎的禪僧玉芝法聚（一四九二——一五六二）就是陽明的門生，明末的名居士李卓吾（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和焦弱侯（一五四〇——一六二〇）也是陽明的再傳弟子。

註：

① 參照：荒木見悟著『明代思想研究』（一九七二年創文社，初版發行）之三五四——三七一頁「智旭思想與陽明學」。

② 『宗論』四，二卷九頁。

③ 參照明代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續』一四七卷。

④ 參照明代夏樹芳輯『名公法喜志』，『續』一五〇卷。

⑤ 「儒釋宗傳竊議」，『宗論』五，三卷十五頁。

⑥ 參照『陸象山全集——與朱元晦書』。

⑦ 旭大師認爲儒教的聖人，唯孔子與顏回二人而已。

⑧ 參照「示范得先」法語，『宗論』二，五卷一頁。

⑨ 參照「示李剖藩」法語，『宗論』二，四卷十四頁。

⑩ 參照常盤大定氏『中國的佛教與儒教、道教』四六六——四七〇頁。

⑪ 『明代思想研究』八一頁。（待續）

（上接第20頁 慶祝佛誕最佳的獻禮）

「煩惱無邊誓願斷」 世人總說願斷煩惱，而煩惱却不絕如縷，甚至洶湧而來！殊不知煩惱之來，皆由自招！凡有貪愛，即有煩惱！貪愛不斷，煩惱不盡！學佛之人，應知貪愛乃煩惱之根源！世人口說要斷煩惱，而心中不離貪愛，是故無窮煩惱，不招自來！雜阿含有云：「貪愛息無餘，無明沒永滅，愛盡衆苦息，無上佛所說。」此處所說之無明，即是煩惱之異名，與貪愛形影相隨，永不分離。所以欲斷煩惱，先息貪愛！息滅貪愛，不但斷煩惱根，而且衆苦隨息，清淨自在！不信？可以試試，且看明年今日，問君還有幾許煩惱？

「佛道無上誓願成」 這是學佛者共同的願心！有誰不願成佛？可不是道句：「佛道無上誓願成。」便可作佛！佛法不尚空言，當重心行！我們既作了四誓，就得依誓發心，躬行實踐，依教修行，精勤求道！功行圓滿，佛道自成！古德有云：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修是修無量法門，行是行度生事業，斷是斷盡一切煩惱，即是自在解脫，自成佛道！願是希望，實現希望，端看你能否修？能否行？能否斷盡煩惱？只要真修實參，精勤向道，一旦水到渠成，法王寶庫，任爾予取予求，悉滿所願！

四弘誓是皈依三寶發心起修的開始，也是佛教徒終身修行的指標，可是有些老居士，有時還說不上來，可見平時很少在意，其實每個佛教徒，都應該念茲在茲，時加溫習，依照自己所作誓願，查查自己修學的進度；看看自己實行了那些誓言；計劃計劃今後如何進修？佛子若能如是，依教修學，依誓實行，便是仰報佛恩的最佳獻禮！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

黃家樹

唐玄奘法師爲佛門不世出之龍象，亦爲中國史上之一等人物，然有關其人之年代問題，各書所言，每多歧異，即同一記載，亦每自相矛盾，此誠佛教界及史學界之憾事。今人研究此項問題，因所據載籍不同，其說遂亦互見衝突。按年代之辨，於法師之學行業績雖無關涉，然對其事蹟之排比記述，則關係甚鉅。年代不明，其事蹟即無從爲確切之排比。是故，此文乃擬就法師之年代問題，作一徹底探討。

考諸家辨法師年代，焦點有四：

- ① 出家年代
- ② 受具年代
- ③ 西行年月
- ④ 享年歲數

就中尤以享年歲數問題，爲最要點。若此問題能爲解決，則其他問題，皆可望隨而確定。然此問題之解決，亦有賴其他問題之互相配合。若其中發生牴牾，論據便難成立，故欲考法師年代，實應並諸問題，作通盤研討，現歸納各方面資料，加以分析論列，期能對法師年代更爲考定。爲便於引述，首將本文所援據資料，列舉如左：

1. 釋慧立本，釋彥棕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慈恩傳」①
2. 釋冥詳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以下簡稱「行狀」②
3. 釋道宣 「續高僧傳」卷四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以下簡稱「續傳」③）
4. 劉 軻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以下簡稱「塔銘」

- ④）
5. 「舊唐書」卷一九一 方伎列傳之僧玄奘傳（以下簡稱「本傳」）
6. 梁啟超 「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以下簡稱「梁氏研究法」⑤）
7. 梁啟超 「佛學研究十八篇」之附錄三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以下簡稱「梁氏十八篇」）⑥
8. 陳 垣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以下簡稱「陳氏」）⑦
9. 劉汝霖 「唐玄奘法師年譜」（以下簡稱「劉譜」）⑧
10. 曾了若 「玄奘法師年譜」（以下簡稱「曾譜」）⑨
11. 釋印順 「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以下簡稱「印順法師」）⑩
12. 羅香林 「玄奘法師年代考」（以下簡稱「羅師」）⑪
13. 燕 羽 「玄奘的艱苦經歷及其貢獻」（以下簡稱「燕氏」）⑫
14. 石萬壽 「玄奘享年問題的商榷」（以下簡稱「石氏」）⑬

第一節 享年歲數

近代中外學者考訂法師享壽年數，或主六十三，或主六十五，或主六十九，所據均爲前代關於法師事蹟之記述。故欲明三說孰是孰非，應直接從此等記述獲取證據。按前人記述法師事蹟之撰作，最主要及最早出者爲成於唐代之「行狀」、「續傳」及「慈恩傳」。其次則爲「塔銘」與「本傳」，而「本傳」乃成於石晉之世，去時已較遠矣。此外，在唐代猶有釋道宣之「大唐內典錄」，釋靖邁之「古今譯經圖紀」，釋智昇之「開元釋教錄」，及釋圓照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書，對法師事蹟並嘗予記載

，惟非過於簡畧，即因襲釋門舊說，多不足憑持。故可畧而不論。今但據上列「行狀」等五書，細加排比，考述如次。

先舉五書關於樊師卒年之記載：

一、「行狀」：「……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翻大般若，至龍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終訖，凡四處十六會說，總六百卷。中間又翻『成唯識論』、『辨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法師從少以來，常願生彌勒佛所。及遊西方，又聞無著菩薩兄弟，亦願生觀史多天宮，奉事彌勒……自至玉花，每因翻譯及禮懺之際，恆發願上生觀史多天，見彌勒佛……從翻『大般若』訖後，即不復翻譯，唯行道禮懺。至麟德元年正月一日，五花寺衆及僧等，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謂弟子及翻經僧等：『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之質，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年六十有三，必卒於玉華。若於經論有疑，宜即速問……』徒衆聞者，無不驚泣……正月三日，法師又告門人：『吾恐無常，欲往辭佛。』……九日申時，……曰：『某必當死，……可依教火焚，最爲第一。』……至二月……五日中午，弟子光等又問：『和上定生彌勒前不？』報云：『決定得生。』言訖捨命……」

二、「續傳」：「……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按：指『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說，總六百卷……於間又翻『成唯識』、『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樊生常以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動行道禮懺。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遂往辭佛。……正月九日，告寺僧曰：『樊必當死……樊既死已，近官寺山靜處藏之。』……至二月……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

三、「慈恩傳」：「（顯慶）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

……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恆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按：指玉華寺），經部甚大……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絕筆……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可以……僻處安置……』……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請翻『大寶積經』……法師……告衆曰：『……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除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至二月……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少間神遊。」（卷十）

四、「塔銘」：「（顯慶）五年春正月一日，始翻『梵本』（按：指『大般若經』），總廿萬偈。法師汲汲然常恐不得卒業，每厲譯徒，必當人百其心。至龍朔三年，方絕筆。法師翻『般若』後，精力損耗。謂門人曰：『吾所事畢矣。吾瞑目後，可以蓮蔭爲親身物。』……麟德元年春……二月五日夜，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否？』領云：『得生。』俄而去，春秋六十九矣。……」

五、「本傳」：「……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

以上所舉，乃近人據以考定樊師卒年之有關文獻。然各文所記年數，異同互見，分別言之，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五十六等說。其中「行狀」云六十三；「續傳」云六十五；「塔銘」云六十九；「慈恩傳」於顯慶五年（西元六六四年）條下云六十五，而樊師卒於麟德元年（西元六六五年），是亦即云六十九。「本傳」云五十六，然羅香林師以爲即六十九。師云：「考唐人記僧侶享壽年數……其稱卒於某年，法臘若干，或僧臘若干者，則但指爲僧之年數，其未爲僧以前之年歲，則未計也……」本傳「未明言玄奘爲春秋若干，則所謂『時年五十六』者，自指僧臘而言。按玄奘年十三於洛陽被度爲僧……由『年五十六』再加十三歲，則爲六十九歲。是即玄奘自生至死所享壽年數也」。然

今考佛教記僧臘之法，實由受具足戒之年算起，並不包括受具以前之出家年月。蓋受具以前但爲沙彌，未可稱比丘也。即從僧傳考唐代僧臘之算法，亦爲如此。如「宋高僧傳」所載之義淨（卷一）、潛真（卷五）、希遷（卷九）、道悟（卷十）、無業、法常（以上卷十一）、慶諸、慧恭、恆通（以上卷十二）、圓紹（卷十三）、道光（卷十四）、法相（卷十六）、玄暢（卷十七）、牛雲（廿一）、文質（卷廿七）等僧傳，其僧臘皆從俗齡減去受具之年而得，而遍翻同書其他各傳，亦未見僧臘有從被度之年起計者。此外，唐趙遷撰之「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⑭，亦云不空「十五初落髮，二十進具戒……行年七十，僧臘五十」（「宋高僧傳」卷一有傳，所記亦同）。可見師之「僧臘乃指爲僧年數」一說，有待商榷。再者，樊師亦非於十三歲出家（詳下第三節），故「本傳」所云「時年五十六」，即實指五十六，似不可視爲六十九。

細察上引五書各文，除「本傳」過畧，無從與他文比較外，「行狀」與「續傳」之乖異獨少，僅六十三與六十五之相差一字。觀此，雖不能謂後出者沿襲前說，惟二文均據同一事實爲言，則殆無可疑。而「塔銘」與「慈恩傳」亦多雷同。如「慈恩傳」云玄奘翻「大般若」時，「汲汲然恆慮無常」，「塔銘」亦云：「汲汲然常恐不得卒業」；又如「慈恩傳」記玄奘督勵諸僧多所努力，「塔銘」亦有相同記載；復如「慈恩傳」謂玄奘翻「般若」後，精力衰竭，遂先爲囑咐後事。「塔銘」所述，亦無二致。再如「慈恩傳」云：「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不？』」「塔銘」之記載更爲無異，且一字不易。「行狀」與「續傳」此處一則作「弟子光等又問」，一則作「弟子問曰」；下句則並云：「和上定生彌勒前不」，言「前」，不言「內衆」。短短一段話，「塔銘」竟有如是多處與「慈恩傳」相同（按：其餘近似者尚多，不暇細舉），實可謂一文而二版。若謂二文有異則不外於六十九說，隱顯有異而已。尤堪注意者，乃此等相同記述，有四處爲「慈恩傳」與「塔銘」所獨同，而「行狀」與「續傳」則全異。一者，云樊師翻「大般若」時，汲汲然恐無常將至

。二者，云樊師翻「大般若」時，勵譯徒努力。三者，云樊師翻「大般若」後，自覺精力衰竭。四者，云樊師因精力衰竭，而對門人預囑後事。以上四處，一二爲「行狀」與「續傳」所無；第三處「行狀」與「續傳」則另云：樊師翻「般若」後，惟行道禮懺。第四處有關囑咐身後事，「行狀」與「續傳」均移至麟德元年正月九日條下記載。此四處之此同彼異，不惟可見「塔銘」與「慈恩傳」之關係特爲密切，抑且更爲論證各文記述樊師卒年孰爲可信之關鍵。爲更明此說，今先考五書之作成年代，然後再予申論於後：

一、「行狀」 冥詳之生平及作成此狀之年代，於僧傳中，缺乏記載。狀中記樊師葬事，只云：「……奉勅旨：『故僧玄奘，葬日宜遣京城僧尼造幢，送至墓所。』」冥詳預表其事，實繁不備。」並無提及入葬與後來改葬之事。是狀文應成於樊師下葬之前，即麟德元年四月十五日前。

二、「續傳」 作成時間未見記載。惟「宋高僧傳」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云：「（道宣）……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據此，則「續傳」之寫成，最遲不過乾封二年，即樊師寂後第四年。

三、「慈恩傳」 此傳本慧立撰，原爲五卷。慧立卒後，其書「流離分散他所」，門人「累載搜購，才獲其全。因命彥棕重新編次，並予序列，彥棕乃「錯綜本文，箋爲十卷」。其事具見於「慈恩傳」序（上所引句，即序之原文），「宋高僧傳」卷十七京兆魏國寺慧立傳，及同書卷四京兆大慈恩寺彥棕傳。

慧立卒於何時，史無其載；彥棕補成之時間，依「慈恩傳」自序爲垂拱四年，即樊師寂後第二十五年。而據「慈恩傳」卷十所載，有云「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以四月……十五日且掩坎訖，即於墓所設無遮會……」；「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寺。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慮。故改卜焉……」。由此可斷，縱使十卷全爲

慧立手筆，其作成時間最早亦在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即樊師寂後第六年。

四、「塔銘」據其序文云：「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四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於行修里。且曰：「……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爲請：……」。是「塔銘」乃作於開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時爲樊師寂後之第一百七十四年。

五、「本傳」據「塔銘」云：「三藏事跡載國史及『慈恩傳』。由此推之，「本傳」或據「慈恩傳」，或以唐代實錄舊文爲底本。惟其書實成於石晉之世（西元九三六至九四六年），距樊師之寂，至少二百七十二年。

由上可見，五書著成之先後，依次爲「行狀」、「續傳」、「慈恩傳」、「塔銘」、及「本傳」。而「行狀」、「續傳」、「慈恩傳」皆爲作者自出；「塔銘」之文與「慈恩傳」最爲相同，上已論列。其爲依引「慈恩傳」，可無疑問。「本傳」雖或云以唐代實錄舊文爲底本，然謂樊師享年五十六，與樊師之其他年代全然脫節（詳見下文），顯屬錯誤。其文是否眞爲錄自唐人舊紀，大有可疑。雖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六於「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條下有云：「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尙有紀傳」。理由爲「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見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然而，此不能即謂有關樊師之記載，必仍存其書，未因安祿山、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亂事而散佚。故縱使「舊唐書」記太宗、高宗兩代事全出自實錄，要若「本傳」所載於理不合，則仍可不必視爲實錄也。又「羅師」云：「考『本傳』既以唐臣所修國史爲底本，而史臣修史於撰作功臣或名賢列傳，於其人之籍貫與享壽年數，必以其人之門生故吏或家屬所送表狀，或其遺文，爲載筆依據。故其所述年數，較諸道路傳聞或展轉複述者，每爲可信。」若此，則樊師既無自寫遺文，又屬比丘之身，除一姊外（已適張氏，樊師寂時，未悉是否仍在），別無親眷。而又不曾作官，自亦無故吏。如送表狀，當必出於門人

之手。故假令唐臣修國史時確曾述及樊師事，亦無非據釋門之語。而釋門中有關樊師卒年之記載，皆不外本乎「行狀」、「續傳」、「慈恩傳」之說。今按此三書所記年歲，分別爲六十三、六十五、及六十九。而「本傳」獨云五十六，可斷作者若非另據失實傳聞，即爲所依文獻已因累代傳抄，而致大誤。退一步言，若眞如師云，本傳之五十六，實即六十九，則「本傳」亦無非依「慈恩傳」之說，並無獨造之處。由是觀之，考述樊師享年問題，應就上舉釋氏三書立論，「塔銘」及「本傳」，可不必顧也。（未完待續）

附註

- ① 據「支那內學院精校本」，台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影印初版。又據大正藏第五十冊史傳部二。
- ② 見「大正藏」第五十冊史傳部二。
- ③ 同右。
- ④ 見「全唐文」卷七四二。
- ⑤ 據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台四版。
- ⑥ 據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五年台一版。
- ⑦ 見「東方雜誌」第廿一卷第十九期。
- ⑧ 見「北平女子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及第二卷第一期。
- ⑨ 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 ⑩ 見「海潮音」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 ⑪ 見「東方文化」第三卷第一期。
- ⑫ 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頁三零五起。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初版。
- ⑬ 見「東方雜誌」復刊第四卷第十期及第十一期。
- ⑭ 見「大正藏」第五十冊史傳部二。

請廣爲推介、支持四衆刊物！



慶祝 佛誕最佳的 獻禮

洗塵

法華經云：「云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釋尊降生娑婆世界，亦復如是。

釋尊於菩提伽耶成道後，不取滅度，為眾說法，亦復如過去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開示佛知見，使眾生悟入佛知見。是故殷勤教化，歷四十九年而無厭倦，所遺十二部經、三十七道品，無非開示覺道，令眾修行。

「歷劫長夜之娑婆世界，至此始有能令眾生離苦得樂，清淨解脫之佛日照！」

在此隆重慶祝 佛誕佳節之餘，更應緬懷釋尊無量無邊之應化功德；仰體悲天愍人濟世度生之本懷！應如何繼往開來，光大發揚以利益末世眾生？此為我四眾佛子無可旁貸之歷史責任！

釋尊為我眾生演教說法，孳孳不怠，譬喻勸

離，殷勤咐囑！所望於眾生者，唯是依法修行！是以眾生依教修行，即為報答佛恩！在此一年一度佳節來臨之日，凡我佛子允宜反躬自問，自發心學佛、皈依三寶、宣讀四誓以來，我之修行是否精勤？我之信力是否堅固？我之修學有無進境？我之誓願已否履行？……不妨細自檢討，自覺有進境、有成就者，當更求勝進；自審若退墮、若放逸者，應精勤加功，於教法有疑慮、行持有違礙者，應速求善智識開導，及時糾正！每逢佛誕作次例行檢查



，對今後進修，當有莫大利益！

「法門無量誓願學」此是正信佛子必有之心願！不過各人之前天秉賦、後天環境以及時節因緣，互有不同，修學方式及其進度，不免各有差次。有些修學中途稍有障礙，即生退心，有些修學日久，漸趨懈怠，有些隨緣修習，不求勝進，有些勤苦修學，勇猛精進，因此所得成就，千殊萬異。自我檢討，可以瞭解自己修學方向及進度，以便相應作適當之調整，雖然法門無量，修學方法，亦復無量，無量修學方法，難可一一宣說，但法門雖多，行人只要有恆心、有精進心，精勤修學，持之以恆，必有成就！

「眾生無邊誓願度」此是大心人必發之願心

，若問發心以來度過多少眾生？大家也許難於回答，有的說我既不會說法，又沒有財力，法、財兩缺，何以度生？這是誤解了度生意義，其實度生的範圍極為廣泛，除了法財兩施之外，多的是度生法門，而且人人會做，個個可行。譬如吃齋，大家都會，因吃齋而減少殺生，不就間接做了度生事業？又如我們能堅守五戒奉行十善，建立起佛教徒完美的人格，間接能令他人對佛教尊敬起信，迴向佛道！不就無形中發揮了度生作用？其他如：讚嘆佛法、稱揚善舉、排難解紛、息事寧人、扶助老弱、同情窮困等一切方便利他之行，皆是濟世度生事業，大家或許做了而不自知，但望在檢討之餘，無有厭足，窮未來際、發廣大心、無盡心，永遠實踐此度生弘誓！（下轉第15頁）

美國佛教會興建莊嚴寺緣起

美國佛教會以介紹佛法給美國人及使在美國的佛教信士能繼續聽聞受持佛法爲宗旨，自一九六四年創立以來，於紐約市設大覺寺，於台灣成立譯經院，在前會長樂渡法師及今會長敏智法師之領導下，對佛法在美國之初期發展，已稍有貢獻。最近因鑑於大覺寺限於市區，無法擴展；而美國大眾對中國之淨禪兩宗，興趣日增，大乘氣象，已呈萌芽；又鑑於修彌陀淨土者，每苦無適當道場，使生者能常薰沐於佛音慈光，歿者得久安住於極樂境界，遂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經董事會及會員大會通過，發起興建莊嚴寺道場於紐約州距紐約市區約一小時餘車程之博南縣山區。今基地雖俱，初步設計已在進行，惟茲事體大，必賴衆力，共襄善舉，用備簡帖，尙祈諸方

大德善男子善女人，不吝指教，輸力捐財，俾期早日圓滿功德，莊嚴佛土，廣濟衆生，是爲緣起。

莊嚴寺計劃草圖及說明（見本刊第46期）

莊嚴寺道場共佔地一百二十五英畝，平均海拔九百英尺，西北高而東南暢，主要建築面湖背山，陽光充足，地基堅實。

莊嚴寺之設計，將以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爲理想對象，志在使此世界之衆生，生時常有淨土風光之薰習，身心蒙益；歿時易受彌陀觀音之接引，蓮花化生。故其裝璜將靜穆中求輝煌，聲光間善配合，庶幾虹光時顯，佛音常宣，生者歿者，得常浸潤於無量光及和諧音之清淨境界之中。

大殿將供丈八彌陀金身。其外形將仿中國宮殿寺廟式，殿以可容四百人同時誦經拜佛打坐爲目標。

戒殿將供本師釋迦牟尼佛像，具傳戒儀規。

藏經樓弘揚教理，禪院茅蓬修靜場所。

觀音殿將供張靜江夫人捐獻之四呎五彩觀世音菩薩磁像，爲大眾祈求懺悔之所；天王殿則供護法。

千蓮台及萬壽塔爲出家在家托化之處。五彩蓮座，可貯骨灰，亦可題名以藏衣冠。常年佛事，香花供養。

其餘齋堂、男女寮房、居士林等，各按需要，隨時增建。

徵求贊助捐款

莊嚴寺建築將以二年爲期。全部經費估計約三百萬美金。第一期擬於一九七六年度內，捐足一百五十萬美金。現開始接受贊助捐款，隨意樂捐。所有功德，均迴向一切衆生早趨菩提，並願捐助人及眷屬福壽延綿。另爲表示本會衷心感謝贊助起見，凡捐款滿一千美金者，將有權抽定千蓮台上蓮座一位；滿二千元者二座，餘類推，以抽滿三百蓮座爲度，此三百蓮座定名爲曙光蓮座。

曙光蓮座定滿後，凡捐款滿一千五百美元者，將有權抽定千蓮台上蓮座一位；滿三千美元者二座，餘類推，以抽滿五百座爲度，定名七寶蓮座。

以後續增蓮座捐款，辦法另訂之。

蓮座一經決定，即由莊嚴寺永遠保管供養。

蓮座本衆生平等原則，設計每批一律，位置概以抽籤決定，但可同時抽定相鄰兩座或多座者。本會並將指定專區，庶幾僅懂一種語言之善男信女可在同區，亦將指定專區以供出家人之用。出家人僧臘十年以上者，由本會免費供奉蓮座。

美國佛教會董事會 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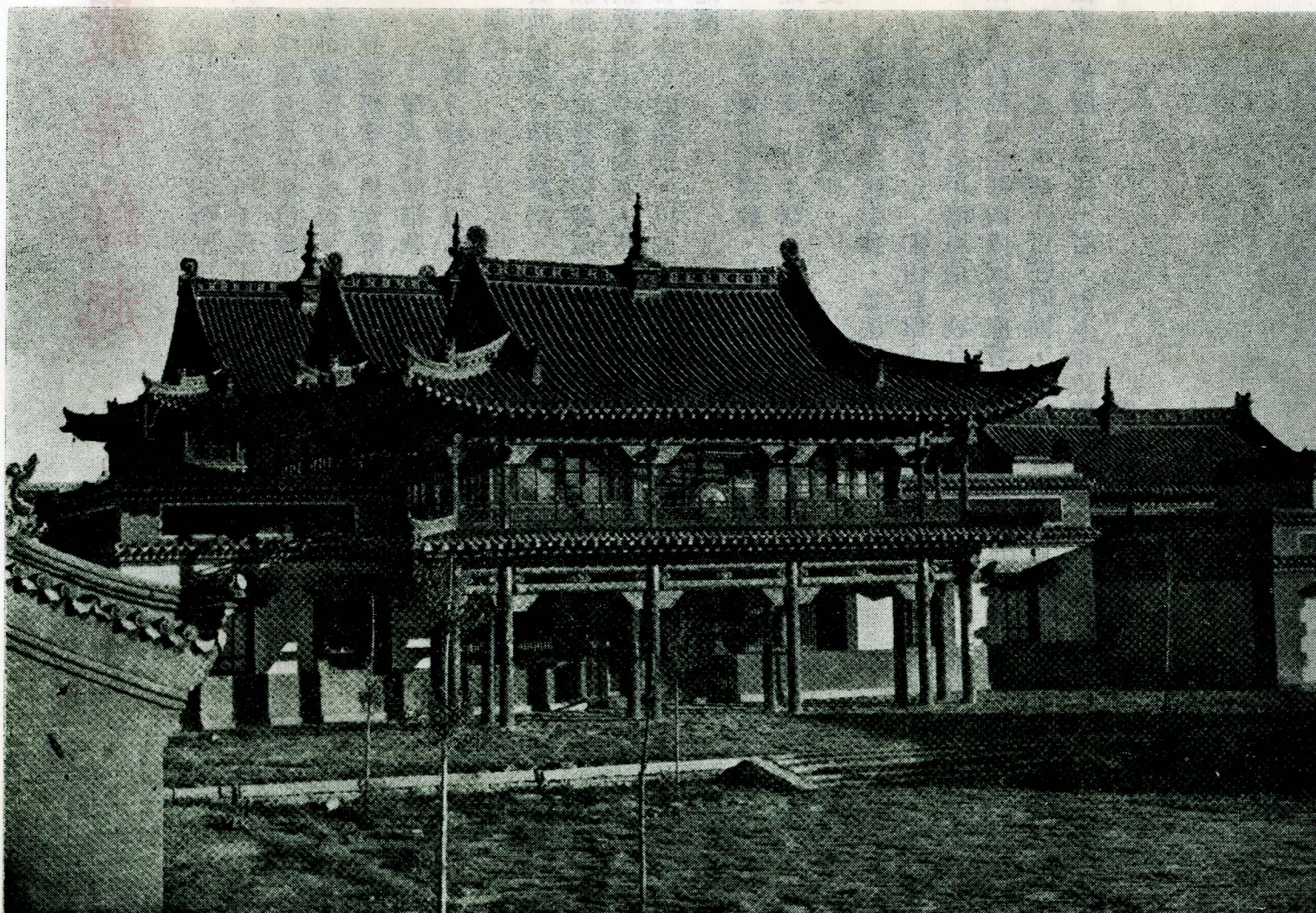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



蒙古百靈廟風光

▷ 千佛殿之一角

佛敎
勝不劣



▷ 金碧輝煌之百靈廟大殿

也談佛教文藝

張其成

在本刊四十六期上，讀了福慧先生的「我們需要佛教文藝」，非常高興！因為他代表無數本刊的讀者和很多的佛教徒，發出自內心誠懇的呼聲，引起了我的共鳴。

記得遠在二十年前，慈航菩薩在世的時候，他特別強調佛教文藝的重要，他覺得有些關於佛教的理論，實在太深奧了，一些初學佛的人，或者想學佛，而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佛學雜誌的人，他們一翻佛經，便害怕起來：「佛經難懂」，「信佛教，老是跪跪拜拜的，實在太麻煩。」我曾經也有這種思想，也聽過不知多少遍朋友對我說過同樣的話；但等到有一天因緣成熟，他自然地會愛上佛教，信仰佛教了；正如我一樣，假若沒有寫「紅豆」遇到難題，觀世音菩薩給我感應，使我在靜修院毫無阻礙地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我也許不會這麼快對佛教產生信仰的。

一切文藝的影響人心是無形的，也是很大很深的。當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偶然在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水滸傳」，隨便翻閱幾段，讀到武松打虎，魯智深大鬧桃花村……便從此愛上了白話文學。北伐以後，共產主義開始在中國抬頭，最初和知識青年接觸的，是有些人大量翻譯俄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學，這些小說、戲劇，深深地影響那些不滿現狀的青年，於是進一步他們想要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所以當時有人反對文藝，想把這些妨害我們思想、道德的「普羅」小說禁絕，假如不是文藝在做宣傳的媒介，光看那些艱深的、枯燥無味的馬克思理論，是不會普及到民間的。

我遇到不少朋友是初次與佛教結緣的，她們常和我談及佛教文藝：「爲什麼你們不把所有的佛經，統統用白話文翻譯出來，讓讀過小學的人都能看得懂，豈不使佛教更加普遍

深入民間？」

這是一件艱鉅的大工作，要翻譯佛經，有四個大問題擺在前面：

一、譯者首先要看得懂佛經，了解佛理。
二、譯者要具有寫作的基礎，非但辭能達意，而且要具有「信」、「達」、「雅」的能力。

三、譯者非但要有精力；而且要有充分的時間，不愁吃飯問題，下個三年五載的決心，那就完成一部或二三部譯著。

四、首先要佛教機構或團體支持你，爲你的譯著出版。

假如前面四個問題都能夠解決，我想譯經工作便可開始了。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找人合作，有計劃地組織譯經委員會，大家彼此研究商討，遇到有什麼問題時，提出來討論。

至於談到佛教文藝，除了譯經外，可寫的題材實在太廣太多了，社會上處處是寫作的題材，個人的經歷，以及所見所聞，也都有可供寫作的好題材；像本刊四十九期張雪茵居士的「隱居山之憶」，馮居士的「胎裏素」，姜渭水居士的「讚嘆清涼藝展」，三篇不同的題材，不同的表現，却有一致的思想、感情，出發點都是具有我佛慈悲的精神和啓示。

最近我一連收到日月潭玄奘寺的光中法師來了三封信，要我發心寫一個長篇小說給小讀者看，他說很多兒童文學，找不到有關佛教的，其實拙作「小冬流浪記」（長篇，國語日報社出版），「林琳」（中篇，教育部出版）等小說中，都寫了佛教人物和故事；此後只要我的眼睛沒有問題，我即使不能寫長篇，短篇總可以逼出來的。

我在五年前斷腿以後，曾有一個小小的計劃：
一、將普門品裏面的故事，用文藝體裁改寫。

二、將歷代高僧的傳記，選擇幾本譯成白話。
三、過去我曾出版過「給小讀者」，將來專寫以佛教故事為題材，來接引一般居士的兒女們，啟發他們從小就有佛陀的思想，和捨己為人的大慈大悲精神，仍然用通信的方式。

四、繼續譯佛經上的故事，像「善光公主」、「仁慈的

祖師

達摩

芒鞋踏於此岸
西來初地

足底尚帶故土餘溫

一撒手

天竺携來詞子

已轉眼青青成樹

却回首依舊暮色蒼蒼

袈裟風舉

便踩着一枝葦葉

逆水流歸去

慧可

持着自己斷臂

血注下時

已凝作

枝枝紅玉柱

雙膝埋於雪底

尚追問

如何安心

此心實在何處

心在山水水

一微塵裏

僧璨

羅浮翠色

牽繫着布衣麻履

月色照人涼似水

遂恍記當年

於不可得處

覓罪——

若說罪可洗時

罪在心中若處安住

只月華搖落

寂寂梅花滿地

道信

誰人縛汝？

答道：無人縛我

鹿王」一樣，能夠引起小讀者的愛好，那麼，我比寫給大中學生

看的小說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了。

最後，我希望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多多寫作；尤其希望福慧居士多寄大作給本刊發表。佛教文藝的園地，已經開花了，但是能否結出豐碩的果實，那就要靠我們大家的努力了。

六五（一九七六）四，四清晨於舊金山

談錫永

談錫永

如此何須解脫

世間網結

此結只在心頭

若纏根菩提樹

風翻處

有落葉飄飄

拂紅塵墜入

一曲蓮花水

弘忍

當日破頭山上

認得如雲紫氣

橫分六脉

人來頂禮足前

却偏說

佛性不是嶺南人悟得

三更敲戶

又密付與法衣南去

從此菩提非樹

菩提無非樹

慧能

朝陽下

照眼一彎似腰金帶紫

遂欣然濯足曹谿水

趾動水成文理

却翻笑

我法何須文字

驀然省記：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當日野店燈昏

孤客隔牆誦經語

永懺樓隨筆之四

虛榮與虛

佛家戒妄語，我不敢說有味良心的話來自欺欺人，亦不敢胡說來譁衆取寵，或是炫奇自誇，我說的都是出自內心的實話。

十餘年前，正當在我少年，幸運地在寫作上獲得——一連串的外國及本國文學獎勵，兩個國家的元首接見獎勵，不少人士錯愛賜寵，電視電台紛紛廣播介紹，中外報紙不時介紹謬讚，固然比有成就的作家還差得遠，但在平凡庸愚的我來說，那已經是有生以來的殊榮了。在受寵若驚的心情之下，我竟忽然遠逐冰國，隱居他邦，寧願隱名埋姓去市廛做些低下的勞力工作，不涉虛榮，至今十多年。直到現在才重拾禿筆，寫些有關信佛的小品。

朋友們對於我在開始有些微名之時忽然隱去，都感覺到大惑不解，我也從不解釋。不錯，依當年爲社會錯愛之深的情形，我應該繼續發展下去，或者今天已成爲一個有名作家或者什麼名人，名利雙收。但是我忽然把一切撇下遞走，原因無他，只是厭倦那些虛榮而已。那些虛偽的應酬與永無休止的名利追逐，那些名利場中的勾心鬥角，那些繁華熱鬧，我只

幻

馮馮

經淺嗜，就即生厭倦。覺得一切繁華虛榮，轉眼無非都是一場空。斤斤計較，爲名爲利，所得到的也不過是自我的一時麻醉自欺而已，就算名滿天下，富比陶朱，到處爲記者包圍，被好奇人群追著要簽名，名人又有多快樂？又有多幸福？得何嘗不是失？與其營營苦謀，所得只是空虛的自我麻醉。何如擺脫這一切虛榮煩惱，還我本來面目，逍遙自在？

百萬富翁難道能吃金子銀子？舉世知名的虛榮又豈能永生不朽？一切都不過是電光火石般短暫的幻相而已，我何必爲此幻相去着魔？患得患失，哭笑無常？

所以我遞走了，所以我隱名埋姓，所以我一再遷居，寧願做一個低賤的小工，只求勉強維生。榮辱我都不再放在心上，奉母隱居，素食讀經，得免心爲形役，於願已足。今天我不修邊幅，蔽衣入市，無人相識，我獨行荒野，騎遊冰原，固然距離逍遙之境尚遠，也更談不到快樂，我却感到自在得多。說到快樂，快樂又是什麼？樂也苦也，悲者喜者，亦無非是情緒的主觀產生的幻相而已。極力追求極樂，何嘗又不是執着？

贈書啟事

曾在本刊連載之敏智老法師講，林大成居士記：「大乘起信論講記」單行本，業已出版。林大成居士爲廣結善緣，發心贈送五百本，歡迎函索，送完即止。來函請附回當地郵票——美加地區郵票三角，台灣十元，星馬、泰、菲六角、本港四角。

內明雜誌社謹啓

佛教是積極的

李芳蘭

一、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這是六祖得道時的境界，那是說：什麼也沒有，就不會染上塵垢了。只要將這四句偈語仔細分析，也一定能夠了悟它的深意；因為我們自娘胎降臨人世，本就赤手空拳，等到撒手塵寰的時候，依然兩手空空，帶不走了什麼，不是「本來無一物」嗎？可是我們想不透，丟不開，總要在這短暫的剎那，作萬年打算，為名利謀，為子孫謀，以致心勞日拙，晝夜奔忙，甚而傷天害理地鑽營。要是能夠冷靜思考，便會想到貴為君王，領袖，賤如販夫走卒、乞丐，他們最後的歸宿，也只三尺白木、一坯黃土。既然如此，就該在有生之年，替大眾作點有益的善舉，與造福社會的功德，替自己作了脫生死的準備。

一般人的觀念，以為佛教的僧徒是出世的，他們「遁跡空門」，只是為自己的未來，勤修佛法，解除迷闇，跳出生死輪迴，而往生西方淨土。其實不然，佛教是積極的，我佛慈悲，苦苦要到這世界來普渡眾生。觀世音菩薩，更是隨類度生，以解救眾生之苦惱！佛門子弟，除為自己修持外，更上體大慈大悲的佛心，隨緣盡分地作世間一切善業；有從事安老撫幼，作育英才，以「一切智」相契合。所謂智，就是佛的智，以佛為模範，成就佛一切的覺悟，以大悲心為出發點，如佛教學校能普遍設立，與相輔相承的佛教雜誌，共同弘揚佛法，使世間人不受「幻相」所迷闇，了悟沒有我相，而為一切人解難救苦。

二、

現在的青年，如脫韁野馬，任意馳騁，也像晴空的海鷗

，漫天翱翔，沒有了生存的目的，太自由，太散漫，極端相反的一面，是需要嚴肅，與心靈的依靠。所以不少的美國青年皈依佛法，過着嚴謹自律的苦修生活。

位於舊金山，十五街的金山寺，有美籍博士、碩士、學士剃度，這些比丘、比丘尼的修為，和他們未曾皈依前的俗家生活比較，是無法叫人相信的。他們清晨三時即起，作完早課，接着是繞佛參禪、讀經、譯經，傍晚七時集中大殿，聽法師講解經典，直到十時晚課止，而且是日中一食，夜不倒單的苦習勤修。

我想：如果佛法弘揚全美，大家有了信仰，都向自律苦修的青年比丘及比丘尼學習，那些吸毒的癮君子，殺人兇徒，嬉皮士，可能會絕跡啦！

三、

佛法西傳的今天，金山寺確佔重要的一環，該寺所屬國際譯經學院——即女廟——正積極將中文經典，翻譯成英文，因為藉着文字語言的溝通，才能普渡眾生，使之轉凡成聖。最近又在華盛頓街，國際譯經學院一樓，開辦了育良小學，招收五至十一歲的兒童，以中英文雙重語言教學。上午八時半至十一時用中文教授，十二時半至下午三時則用英文上課，務使每一兒童，由識字、造句、寫字，到運用兩種語言相互交談，也用兩種文字閱讀，寫作。除教導一般小學應有的功課外，更有坐禪，尤其注意幼兒們道德、智慧的培養，使他們養成慈悲喜捨、利益他人。俗說：「人之初，性本善」，這些天真純潔的兒童，在佛法無邊的薰陶中成長，異日他們長大成人躋身社會，必定超凡入聖，由戒定慧而證菩提果。如果佛教人士，群起積極弘揚佛法，人人不存絲毫執着的希求，自然會轉戾氣為祥和，化干戈為玉帛，臻世界於大同，亦即西方淨土了！

六十五年，三月，於舊金山



山居詩 并序

一九五六年，住大嶼山閱藏，讀孟東禪師住山詩，心頗爲動，見聞所及，感想所得，寫成七律六十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行高山，不見平地，人生旅途，若無坎坷，平庸度過，人生真價值，亦自何而見？飽經艱難，備嘗酸甜，絕處逢生，柳暗花明，而人生大道理，亦於斯乎得。極寒徹骨，梅花始香，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泛其身，增益不能，浩然正氣，至大至剛，偉大人格，始能永垂千古而不朽，豈偶然耶？略誌數語，聊見雪泥鴻爪云耳！

一

三面環山一面水 結茅獨在深山中
運水搬柴樂弗窮 遠有白雲幻岫嶽
人貪都市我貪靜 喜愛人人各不同

二

山中自有山中樂 俯察仰觀放浪形
青峯亂草綠盈庭 狐藏幽穴鳥藏樹
物理細推多奧妙 風聲月下耐人聽

三

了無粘縛遠塵緣 斗室安身慕古賢
寡言常默靜心田 風穿四壁涼周室
種竹栽花堪自樂 日嘗園素味新鮮

四

兩脚踏伸天地外 萬峯盡露古今奇
肩挑日月光明藏

敏智

手握陰陽造化基 一色一香中道義
欲從格物窮玄理 兔角深栽滿竹籬

五

崇山深處藏茅屋 苦行頭陀喜獨居
穿雲飛瀑掛長渠 參天林木鳥音密
世外桃園唯我得 不聞塵濁心安舒

六

浮雲流過絕峯頂 鳥獸通情時近人
微塵粒粒法王身 蒼茫烟樹重重翠
會得此中微妙理 山河大地共平淪

七

歲月遷流留不住 山居少費草鞋錢
鬱鬱香花上味禪 怪石狀奇爭立臥
無情默語無聲曲 澈悟人間萬萬千

八

青山綠水年年在 未見長生不老仙
老松箕踞誦詩篇 閒雲片片遊天外
元氣鴻濛推運轉 無終無始絕言詮

九

孤僻老僧喜寂靜 重山高處臥雲霄
解意蒼松漫舞搖 忽報塵勞過客訪
我忘人世我忘我 性自優閒心自超

悅情流水彈歌曲
急移密霧掩門標
(未完待續)



佛舍利在澳洲

駱阜雲

千百年來佛門中舍利靈變的記錄真是神奇奧妙不可思議。不信佛的人對此當然無從信起，就是初發心的人也是半信半疑的，有過見識的人起信後對舍利靈變的道理也是難以明白，世間科學理論對於舍利的起源、增大、增多、顏色變化等看來是無法解釋；以物理化學的觀點，一顆在化學平衡狀態中的固體，於正常的溫度和氣壓下，若無其他外來的因素，自己本身是不應在短時間內有何明顯的變化，所以惟一能解釋舍利增大、增多、變色等現象則非以佛理不可了。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滅後荼毘舌根不爛、唐代曹溪惠能禪師全身不朽；近代中國雲居山虛雲老和尚、泉州弘一律師；香港倭虛老和尚；馬來亞三寶寺演本、妙香林會泉、東蓮小築勝進等諸老法師都有餘下許多舍利珠；一生提倡改良佛教組織的太虛大師的心臟不化，台灣慈航法師及今年才發現的清嚴法師全身不朽，還有數不清的高僧居士都有舍利留給後人瞻仰。

舍利通常是有道行的人圓寂後，肉體經烈火猛燒，在餘下的碎骨及灰燼中檢出，最常見的是小圓珠形，至於顏色在諸佛學詞典都有數種之說，據鐫續罪雪錄：「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二十年來我所見的舍利有三種色：純白，淡紅及象牙黃。但舍利不一定要在骨灰中找，如全身不化者，就稱為全身舍利，從灰燼中檢出的小圓珠則為碎身舍利；有許多舍利是從空中而來的，如近代蘇州靈巖山了然老法師念佛時常有舍利從燈中跌出（註一），泰國今朝四世皇蒙骨大帝出家時在佛統府大塔下懇求護法諸天賜佛舍利，結果於一月後得兩顆（註二），當今謝

冰瑩居士供養的佛舍利也常見增多，分了一些給教友（註三），最奇妙的是蓮宗十三祖靈巖聖量印公大師生西後百日火化，各國前來送別的弟子在化身窰檢得許多舍利，幾乎人人都有份，但一些遲來檢不到，就請了碎骨片子，回去竟發現碎骨生出好多晶瑩燦爛的舍利子；更有一些弟子甚麼都檢不到的，對灰燼哭泣，頂禮時也在他們掌中給出現了幾顆（註四）。舍利神奇事蹟太多，不能一一詳述；總之佛菩薩及祖師們慈悲無限，法力無邊，在身後對末法苦難眾生猶是念念不忘，特地留下舍利來作接引，婆心一片，德感人天。

有關舍利的功德歷代佛書多有詳載，依金光明經捨身品說：「此舍利乃是無量戒定慧香之所薰馥。」以現代話說，舍利是佛祖們歷劫苦修的心血結晶；有機會瞻仰及供養舍利的人是與佛有極不尋常的因緣，所以應當恆念佛祖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要依蓮宗九祖「勸發菩提心文」而發大菩提心，才不致辜負佛祖們的苦心。

要得舍利供養，說難不難，說易不易；最要緊的是要恆念佛功德不可思議、法功德不可思議、僧功德不可思議，常聞人有三分誠，佛有七分靈，只要機緣成熟就會出乎意料地得到，得到的人千萬不可視為小因緣或只當為奇珍異品來收藏，或拿來炫耀於人，如果抱以這種態度，舍利很快會不見或減少，此例已在澳洲發生過；未得到的人也不要執着窮追，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曾提及「經典是法身舍利」，因佛出世是大因緣，非小事跡，這些言教能令眾生離苦得樂，是萬暗中的大明燈，若以恭敬舍利子的心

情來恭敬經典，其功德應該完全相等，這是毫無疑問的。

澳洲是於最近幾年才有佛教活動的。最早的佛教團體要推紐西威佛教會，創辦至今已二十多年；其次是維多利亞省佛教會。四年前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成立，得中國文化學院曉雲法師前來領導，曉雲法師學問道德，組織能力及弘法的魄力是希有難得的，他以一人的努力在短短五十多天就掀起此邦許多人士對佛教發生興趣，可惜他在華崗有繁重的教務不能久駐澳洲，否則中國大乘佛教在澳是可指日而興的。目前當地人對曉雲法師還是念念不忘。當年筆者在叙別會上，深念良師難逢，哭得衣服都濕了，在座的人都懷着巨大的傷感。雲師返國一年後有泰國馬哈蒙骨弘法團僧侶來澳籌建佛寺。一九七三年該團羅提巴羅（忍守）比丘重來雪梨時請來二十五顆佛舍利。筆者請問忍守法師有關這些舍利來源，法師畧為我說：尼泊爾垂蔭坡大塔供的釋迦牟尼佛舍利因不斷增加以致塔牆破裂，舍利就從裂隙湧出，該處僧人收集一些送給忍師，當筆者見忍師請來的舍利時，心中甚為激動，竟不覺脫口天真地求法師分一顆與中華佛學社供養，忍師不經考慮就問我有否容器，我寓處正好有一個空的舍利盒，就將它帶去法師處，結果大大地出乎我預料之外，忍師竟分我三顆，我將石盒小心用蠟密封，就與法師及許榮旋居士靜靜地送去社裏，將舍利安在般若堂大佛左手，後來社裏知道此事，就託泰國蒙骨佛教大學檀昭坤百利也地智威和尚代辦一個金盒，將三顆舍利安進大佛無上頂裏。安裝典禮時，金函打開供人瞻仰及膜拜，舍利顏色人言人殊，真是奧妙。

社員吳仲崑居士，熱心擁護佛法，每有法會他都盡力幫忙，又親自駕車迎送諸法師前來作演講，風雨不改，兩年來如一日，法師見他是個有心人，也自動送他三顆舍利供在小檀香塔內，幾個月後，至到今日下午六時，我再求觀舍利時，一將木塔打開，竟發現多了一顆出來，連原有的三顆總共為四，在場人有阿昆耶那法師，蘇仁坤醫生及我，消息一傳開，諸友皆大歡喜，齊向仲崑祝賀隨喜。今晚念佛後，社裏廖老居士也透露他家供的佛舍利，也有增大，并囑我為文誌此不可思議事，是為記。

一九七六、三、六雪梨。

註一：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戊戌年端午節香港東林念佛堂翻印。

註二：見His Majesty King Rama the Fourth 第四十四至四十六頁，一九六八年曼谷Mahamakutarama出版。

註三：見今年初謝冰瑩發表於香港「內明」佛刊。

註四：見「印光大師永懷錄」內各國弟子的追思文章。

卍 卍 卍 卍 卍

（上接第34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候，得到究竟的覺受和證解，以後成為尊者心子之一，簡名叫做賽文惹巴。

以上是尊者在藏境耶汝醉的嘎惹嘎切旅舍中遇見賽文惹巴的故事。

註解

① 嘎惹旅舍——嘎惹乃嘎惹嘎切之簡名，此處因文體故只能縮簡原名。

② 上師六功德——譯者已不復全憶此六功德為何，手邊亦無書可查。上師六功德大概是：1. 自具證量，2. 悲心薰切，3. 具傳承及法要，4. 善能觀察徒眾之根基，5. 能善巧方便除遣弟子之障礙及接引眾人，6. 善知各種取捨，能辨別何法當說，何法不當說。以上可能不完全是傳統所言，但密宗上師之條件則理當如此也。

③ 二種成就——即共同成就及不共成就，又名世間成就及殊勝成就。世間成就即各種神通及成辦息、增、壞、誅等法之能力。究竟成就即指佛果而言。

④ 聖理二量——即聖教量及理量二者。聖教量乃以佛說或大賢所著之經論為依據（量），而抉擇是非也。理量則是純依靠自己之理智而抉擇是非也。

⑤ 沉掉——即禪定之通病昏沉及掉舉二者。

⑥ 笨儀——笨乃笨波教，西藏本地原始宗教也。其法事儀軌多驅鬼、祈福、及祭神等Shamanism之作風。

佛教在英國

馮永明

~~~~~作者馮永明居士，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本港能仁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為「教」學台天、「行」宗淨土的虔誠佛教徒，一九七四年被選為「星島日報學生歐遊觀光團」團員，免費暢遊英倫，一九七五年，復由星島日報資助，負笈英國，進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現正從事「敦煌寫本」研究，本文係應本刊之請，簡介英國佛教情形，希讀者注意。

編者~~~~~

## 一、英國佛學社簡介

在英國，第一件觸我心目的事，就是「素食」現象，無論是基於宗教或其他原因，總之英國素食比香港普遍；倫敦大學學生膳堂有「素食」供應，愛丁堡大學有一間素食館，曾被指派為我導師的杜比教授也是位素食者。在愛丁堡，我因為是「素食者」而常被贊為「理智的姑娘」(The Sensible Girl)。以前在香港時，曾有些「熱心」朋友勸我不要「固執」，要「方便」應酬，在這裏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對於「素食」問題，BBC電視台曾訪問過若干素食家庭，結論他們大多都覺得「素食」比「葷食」對身體健康更有裨益，而且很高興他們每天的食物不必犧牲動的生命而獲得。伯明罕一位老太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自己種菜蔬，從那時起我沒有吃過肉類，現我八十歲，身體一直很好，我覺得很安樂。」蘇格蘭兩位七八歲女孩子說：「我喜歡素食，因為我們不必殺死可愛的動物。」在英國有不少素食罐頭，而且味道都很美。

除「素食」之外，英國佛教最突出的是它的「組織」和「活動內容」。

在英國，佛教未必如美國那邊熱鬧，但英國佛教組織有它們自己的風格，發展普遍而作風持重，較之於美國的，大概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英國的著名大學裏，都有佛學社的組織，它們是由愛好佛

學的師生組成，目的是研討佛教哲學和修習「靜坐」。以劍橋大學佛學社(Cambridge University Buddhist Society)為例：他們每週的星期五和星期日聚會，內容是「學習佛學」和「靜坐」，由Mr. Valerie Males負責領導。此外牛津大學也有佛學社成立，負責聯絡員是：Garry Gelade。此外，曼徹斯特大學，鄧威大學、約克大學等八個大學都有佛學社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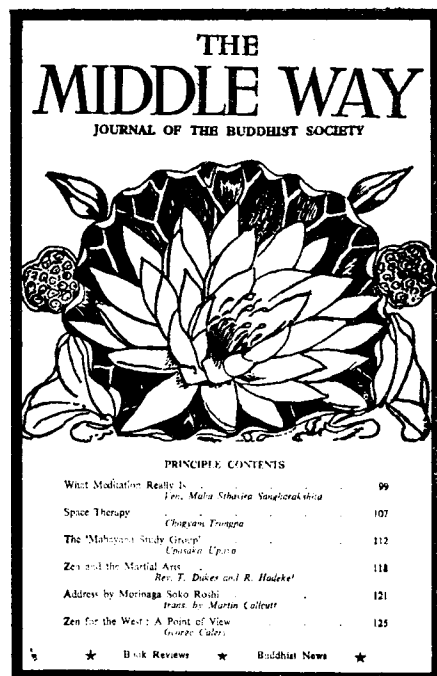
其次，在英國各大城市裏，一向佛學組織也很普遍；倫敦、愛丁堡、利物浦、伯明罕、北愛爾蘭、約克郡、曼徹斯特、都化、鴨巴甸、等地約有佛學社或佛學班，達三十六個之多。這些佛學社的同學，具有基本的宗教熱誠和求真理態度。我想，就是憑藉「宗教熱誠」與「求真理態度」，所以英國佛學社能在大學和民間沉實地站起來，和繼續發展。以下我簡單地介紹倫敦佛學社的活動內容及在愛丁堡佛學班的感受，以見「英國佛教」的一般概況。

## 二、倫敦佛學社的活動內容

在倫敦，有佛寺 The Buddhist Temple。壹間，有「西方佛教僧團之友」(The Friends of Western Buddhist order)，有倫敦佛學社 The Buddhapadipa Society……共七個佛教性質的機構。它們的共通點是：

(一)有自己的宗教刊物，(二)有定期的公開佛學演講和社內的佛學課程。(三)有靜坐修習。以倫敦佛學社 The Bud

dhist Society爲例，它有自己的雜誌中道（The Middle Way），



學社，社內的學習課程簡述如下：

1. 禪宗：由 Mr. Christmas Humphreys 指導，逢星期一、四、晚上六時上課。
2. 坐靜：由 Mr. Imgard Seloege 指導，星期二、五、晚上六時上課。
3. 佛經導讀：逢星期二、五、晚上六時上課。
4. 大乘佛學討論與學習 逢星期三上課。
5. 小乘佛經討論與學習 逢星期三上課。
6. 佛社開放日：歡迎外界人士自由參加研討、和訪問，和共用茶點。
7. 設立每年的暑期佛學班。  
簡單介紹了倫敦佛教輪廓之後，在下面是我在愛丁堡佛學班的若干感受；

### 三、我所了解的愛丁堡佛學班

去年秋天，我認識了布拉斯先生（Mr. Bryce），他是愛丁堡佛學班的負責人，佛學班一切活動就在他家中舉行。它的課程內將有四：（一）聽經（錄音帶），（二）朗誦經典。（可稱爲經典欣賞）（三）靜坐，（四）座談。四科目之中，「靜坐」貫串

刊登佛學文章，報導教內消息。它也有定期的公開演講，去年十二月，演講有：西方與佛教（Buddhist & The West）。心經（The Heart sutra）。倫敦佛

了每一科目，即每次聽錄音之後，或「朗誦欣賞」之後，或「座談」之後，都必有卅分鐘靜坐、反省。參加者約十一至十三人。半數是蘇格蘭青年，在座中國人祇有我。愛丁堡佛學班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坐」的威儀給我印象最深，從「座談」開始至散會，他們敷座而坐，紋絲不動，真個是「老僧入定」的姿態，這姿態，可見他們內在的誠敬和「用功」的深度。也令人望而生敬。

愛丁堡佛學班的靜坐儀式清簡而肅穆；同學們圍着暖爐，席地氈而坐；首先燃點了清香供佛，之後「止靜」鈴聲響一下，全體就鴉雀無聲。直至兩小時後鈴響一下「開靜」，然後用梵音誦三皈依。

我第一次參加他們的靜坐是在去年冬天，在風雪的寒夜，我依時到達，但已經開始了。有四個蘇格蘭人，寂然敷座而坐。我不敢打破肅穆莊嚴的氣氛，躡足靜悄悄地坐下，閉目攝心斂意。當「開靜」鈴聲一响，張眼一望，滿室都是靜坐者，風雪使他們遲到，但都無聲無息的坐下，不會「打岔」任何同學，雪花飄飄，寒風嘯嘯，愛丁堡佛學班就這樣靜靜地向前走。

佛教在英國雖不免掛漏，但亦可見英國佛教的輪廓了。

馮永明一九七六，四月寫於愛丁堡

### 捐款鳴謝

|                 |    |           |
|-----------------|----|-----------|
| 圓智法師            | 港幣 | 500.00元   |
| 靈源法師            | 港幣 | 100.00元   |
| 林孔丁居士           | 港幣 | 100.00元   |
| 震天法師            | 港幣 | 40.00元    |
| 陳居士             | 港幣 | 50.00元    |
| 道老法師            | 港幣 | 90.00元    |
| 謝冰瑩居士           | 港幣 | 60.00元    |
| 馮馮居士            | 港幣 | 80.00元    |
| 馮勵吾居士           | 港幣 | 20.00元    |
| 張居士             | 港幣 | 120.00元   |
| 張覺居士            | 港幣 | 90.00元    |
| 王居士             | 港幣 | 120.00元   |
| 呂秀映居士(台幣400.00) | 港幣 | 50.00元    |
| 妙法寺             | 港幣 | 3,125.50元 |
| 總計              | 港幣 | 4,545.50元 |

### 五十期收支報告

|      |             |
|------|-------------|
| 一、收入 |             |
| 本期捐款 | 港幣4,545.50元 |
| 發行收入 | 港幣 254.00元  |
| 總計   | 港幣4,799.50元 |
| 二、支出 |             |
| 印刷費  | 港幣2,896.60元 |
| 稿費   | 港幣1,020.00元 |
| 郵費   | 港幣 482.90元  |
| 什費   | 港幣 400.00元  |
| 總計   | 港幣4,799.50元 |

內明雜誌社謹啓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十五篇 旅店中的開示

尊者密勒日巴在北馬門（山崖）習定後，就決定到寫日地區去修行。行至中途的耶汝醉鎮，止息於該處的一所旅店中，那時，有一位名叫約如唐巴的格西（博士學者），帶領著許多和尚也住在該店中；還有一位名叫打哇挪布的商人和他的許多隨從也恰巧住在一起。尊者就走到商人的面前向他們化緣。那商人很生氣的說道：「你們這些瑜伽行者就知道伸手向別人要錢來自己享受，為什麼不自己去賺錢，自食其力，豈不心安理得快樂得多嗎？」尊者道：「目前說來你這個辦法是比較快樂，但是未來的果報却會痛苦得多。這一點你根本沒有想到。且聽此歌，為汝說明。」於是尊者就為他唱了一首「八事備忘曲」：

「城堡家宅皆具足，如今確然誠樂哉，死後屋宅成廢墟，終必捨棄常憶念。僕從擁圍具大勢，如今確然甚威風，死時無依亦無怙，淒涼獨行常憶念。親眷子姪象圍繞，如今確然甚快慰，死後親人各他去，終必分離常憶念。子、僕、財寶皆具足，如今確然甚滿足，死時一物帶不去，空手孑行常憶念。體力雄健精神爽，如今確然甚安康，死時屍體成三摺，燒為灰燼常憶念。諸根明利皮肉緊，如今確然甚美健，死時心識成昏迷，不能自主常憶念。食物佳饌甚甘鮮，如今確然享用豐，死時口角流涎沫，淒然無助常憶念。我念世間無常故，專心一意修佛法，世間享用不能縛，心自騰騰常安樂，藏地嘎惹①旅舍中，為汝唱此『八事歌』，汝應深思我善語，常念行持莫蹉跎！」

商人打哇挪布聽了，生起極大的信心，對尊者說道：「師傅啊！您的開示對我非常有益，我很高興，因為聽到此歌而想到佛法。現在請您慈悲指示我一條如何去修持佛法的道路吧！」

尊者答道：

「險崖茅蓬功德處，具足見行寶上師，應稟恭敬求參訪，淨心祈禱彼師尊。無有錯謬之行者，能於妄念紛起時，以『空性』見而印之，此心執相立解脫，如斯境界甚奇哉！」



此心若覺不適時，應行等味之乞食，隨緣應物皆解脫，如是境界甚奇哉！若於覺受不喜時，應覓修士作比較，同道經驗益身心，（故應虛心作研討）。

若有不決及疑惑，能除疑惑生決信。應觀佛說之經典，佛陀所說真實語，心中感覺不樂時，應求上師賜加被，上師加持益汝心，故應祈禱如父師。復次應觀無信人，

（終日噩噩混光陰），夜臥輪迴之睡榻，五毒作枕自昏昏，煩惱屎尿洒十方；思惟此境心惻隱，應求對治此病藥，三門殷重作醫治。上師藥王六功德②，能獲三身之指示，五毒煩惱得解脫，酬恩常行眞供養。」

商人聽畢此歌，對尊者生起了極大的信心，依法行持，以後成爲一個極好的在家居士瑜伽行者。

此時，格西約如唐巴在旅舍中說法。密格日巴則現密乘行者像同時住於該舍中，格西的和尙徒家們晚間講法唸經頻繁，忙碌萬狀；黃昏時分以蹲坐狀修習禪定，連清晨一大早他們也不停的在說法和唸經。某日中午，尊者到家和尙處去乞化一點食物，和尙們怨憤地說道：「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瑜伽行者的樣子，但既不能修行，又不能學法，更不會打坐習禪，連一個咒子都不會唸！却要來分享出家人的食糧，真是極堪憐憫的人啊！」

密勒日巴回答道：「我能在同一個時間觀想本尊，持誦眞言，修道學法，入三摩地，此心十分安樂，汝等稍安勿躁，聽我歌來！」隨即唱道：

「諸法所依之三寶，本來圓成光明中，無整明體自然住，何需祈禱（外）三寶？遠離唸誦及言詮，如是瑜伽甚樂哉！二種成就之寶藏③，本尊諸佛全具足，不必作意本尊觀，一切光明中圓滿，何需起分之修觀？自身佛陀常顯現，如是瑜伽甚樂哉！除遣障礙空行象，圓成本來自性中，朵馬供食我不需，六識鬆緩坦然住，如是瑜伽甚樂哉！魔障根本是妄念，法性光中罩諸魔，打鼓驅魔我不需，妄念遊戲皆法身，如是瑜伽甚樂哉！言詮詞句聖理量④，光明覺受自圓滿，學法看經我不需，一切心顯皆經教，

如是瑜伽甚樂哉！」

格西約如唐巴聽了說道：「瑜伽行者！你自己的修行覺受非常希有難得，但是就（整個）佛法講，初入門的學人應該於佛法之所依境有所依據，因此看經學法也是必需的。尤其是，人如果能夠出家，身披僧衣，其言行也是容易向上和趨善的。」

尊者說道：「這是你們法派中所教示的，你們這樣去做好了！但是我密勒日巴法派所教示的却很簡單：一切只要自己無愧於心就足夠了。由我看來，你們法派所表現的實況是這樣的，你看我說的對不對？」隨即歌道：

「至誠皈依三寶前，上師大悲祈攝受。汝乃八法之法師，自心尙不能調伏，何能調伏有情衆？自身貪癡若未除，何能爲人斷沉掉⑤！白幢孔雀之碉樓，無常尤如電光馳，此喻恰否汝深思！城鎮後面之庄宇，欺騙苦痛之淵藪，此喻恰否汝深思！躋身熙攘衆人聚，心煩尤似遇怨敵，此喻恰否汝深思！勤聚財寶及馬羊，如草頭露隨風消，此喻恰否汝深思！美飾五蘊幻化身，一似塗金敷屍體，此喻恰否汝深思！伴隨女衆作法事，貶損尊榮失莊嚴，此喻恰否汝深思！貪欲口腹之壇城，尤如勒索之酷吏，此喻恰否汝深思！卜筮笨儀⑥與算命，恰似騙子行詐奪，此喻恰否汝深思！悅聽施主之小曲，尤如貪鬼之沉吟，此喻恰否汝深思！家鄉田園及財產，一似幼童戀彩虹，此喻恰否汝深思！機心結聚徒衆果，已成奴僕侍衆官，此喻恰否汝深思！不得精要之說法，一如謊人說騙語，此喻恰否汝深思！己身尙不能自度，若欲度他甚難哉！」

格西約如唐巴聽畢此歌，對尊者生起了無比的信心，立刻下了法座，向尊者頂禮，淚流滿面的說道：「您說的話都是眞實的啊！請您傳授法要，與我結一個法緣吧！」（尊者就答應了他的請求）。

約如唐巴的徒衆中，有一個名叫賽文敦瓊惹巴的和尙，他就跟着尊者而去，尊者也傳授他灌頂及口訣，他依法修行若干時

（下轉第30頁）





# 記一個虔誠清淨的佛七法會

眞覺

(續上期)

第三日(天晴，風緊)

打破七識 不念而念 無念而念

今日午後第一炷香後，由淨海法師開示，他參加本會佛七已好多次，而担任維那，一心不亂，已是第二次。他的開示，新穎而有趣，大旨可歸納為四點：(一)打七的意義；(二)再講「念佛」；(三)觀想念佛；(四)解脫。

(一)「打七」的意義 打七的意義很多，淨海法師今天提示一個解釋。他說「打」字有「克服」的意思。我們每個人除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外，還有第七識鎮日鎮夜執着第八識見分爲「我」，而生「我見」「我所」，並且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著色、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歇，把第八識「心王」困擾，不得清淨。所以我們要「打七」，要把第七識和第六識攻破克服，因爲他們這兩識有領導作用，所謂「破除妄惑，轉識成智」。所以進一步的說：我們打七，要使「計量人我」的第七識，轉爲「平等性智」；要使「善能分別」的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

(二)再講「念佛」 念佛要念念不忘，不起二念，把六根門頭收拾起來，心裏平平靜靜，習氣自然下歇。另一解釋，就是「念」字有觀念的意思，念正則一切正。一般的念佛，係念釋迦牟尼佛，但是以後佛法的法門很多，因之根據那一個法門，專念那一個佛，我們現在爲淨土法門，所以念阿彌陀佛。

(三)觀想念佛 觀想念佛者要觀想佛的相好光明與功德，令心堅住，專想不移，認到佛力加被於自己，彌陀一直現於眼前，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我們如能一心貫注，悉心觀照，所拜所尊敬者愈切，要能做到，不念而念，無念而念。

(四)解脫 淨海法師提到打七爲求破惑，去除無明，而求解脫的問題。他說第①要求「心」解脫，要禪定，去除煩惱；第②要「慧」解脫。如智慧充裕了，而缺乏心理解脫，則將趨於「狂」；③如「心」與「慧」俱足的解脫而不偏，則爲「俱解脫」，達到圓滿的解脫。

今日午後有一位學電腦工程的青年居士岑元驥，因爲母親去世，願在本會大覺寺立往生位，先以電話接洽，俟於傍晚自新澤西州偕同其姊及夫人等驅車到寺，由敏智老法師，住持仁俊法師及聖嚴法師，領他們看了往生位設立處，又聽到美佛會將建莊嚴寺，並有千蓮台的設置，爲歿者化生蓮花徵象之所，他們感到非常有興趣，決定於星期日再來，參加我們的法會。我個人覺得淨土法門在美國正在一天一天的雄健起來。

第四日(天寒，晴麗)

念佛要動靜一如 修習止觀

今日我三點半即起身，照例盥洗，健身後靜坐。第一炷香後，我們知道今天是沈居士家楨的生日，我們集體以鮮花供佛，以此虔誠祝他生辰。孰知在觀音殿前，沈先生却供列着五彩精印如

來佛像，以贈參與佛七的蓮友，旁書一束如次：

「與 諸上善人結緣 願以佛七功德迴向所有

母親都有緣往生極樂 沈家楨頂禮」

這是非常有意義，大家都感到歡喜。沈先生不獨自己要報恩，更推己及人，用迴向方式願所有同修者的母親，有緣都生淨土！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上說：「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事，……」。這一椿事相應這一節經，在無言中，又增強了此次佛七法會的雄健精神！

午後第一炷香後，輪到聖嚴法師開示。聖嚴法師於一九三一年生於江蘇常熟，十三歲出家，十八歲到台灣，於一九六〇年依海會寺道源和尚受比丘戒，嗣閉關苦修六年，於一九六九年入日本東京立正大學進修佛學，一九七一年得碩士學位，繼續進修佛學，探討及精查智旭大師一身有關天台宗的著述計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對於該宗的根源有新的發現作博士論文，於一九七五年二月，獲到文學博士，在該校數十年歷史中，得到這種博士的迄今只有三人，嘆為難得，我們尊敬聖嚴法師，也慶幸美國佛教會增添一位學德兼優的法師，他的開示深刻，約畧歸納起來：

（一）觀感 聖嚴法師很謙和的說，本人來此恰為一個月，覺得美國佛教會有他的風格，對於僧伽和樂相處，感到他們各有風度，各展所長。來此後正擬好好的用功，這次參加現成的佛七，感到欣幸。老和尚要我們一個一個講話，是一種考驗。好在佛法方便門都由弟子傳述。

（二）佛七 佛教以七天做佛事為多，淨土、禪都打七，基督教以七日為禮拜，中國參酌以五行加上日曜，月曜湊成七日為一週。七天修習，正是用功下手的好方法。機會難得，希望大家能打破煩惱，克服妄想，這種功夫要漸次的訓練，要靈靈不昧，刻刻警覺，在諸位心理上、生理上的反應如何？要比較參加佛七以前與以後有否不同。如沒有什麼不同，則白白費了時間。

（三）熏習 打七就是「熏習」，集體得益的好機會，自己的用功與人家的用功，可以迴互切磋，相互增益。諸位有所發心，如植蓮花。心裏念得真切，功德做得大，蓮花亦生長得大，好

比肥料的灌溉，反之，蓮花亦小，根機較差的正可在佛七中共同熏習而增進。

（四）止、觀 我們在此持名念佛，不論在拜佛的時候，繞佛行動的時候，都不斷的念佛，心裏不起他想，念頭只鑽在佛上，要收拾散漫，一心不亂，須做到「止」的功夫。

在靜坐的時候，要能做到「觀」（筆者按：此處的「觀」可作觀世音菩薩的「觀」，是要以耳觀音，訓練我們聽到音聲，能不起分別，不起煩惱，心中仍是清清淨淨，沒有一些妄想執着。這不過是初步「觀」的修習。）如用功修習，應做到「止觀不二」。進一步說念佛就是「止、觀」。

聖嚴法師結末說：「今天天氣晴朗，初不知是沈居士生辰，故敬以無量壽，無量光，為沈先生祝，也為同修的會眾祝！散場時，遇到參加此次法會的美國居士湯姆·克利雷。他告訴我說，他曾讀過聖嚴法師的「智旭」論文，很欽佩，此君沉默寡言，但精通日文及中文。據其面告其右耳生而聾。也許他更能耳根圓通，專心學佛，前途無量。筆者按智旭大師首倡禪、教、律、三學一源，而歸結處即為念佛的淨土法門。大師為淨土宗第九祖。

第五日（極冷，華氏表七度）

### 要信實，行堅，痛改前非

佛七到第五天，我於三時許起身，佛七功課如舊，晨間第二炷香後，有一位光明寺的會機法師來參加，他並邀會眾於二月三日赴中國城光明寺團拜。午後第一炷香後，由大覺寺的副寺日常法師開示，他的講詞，往往注重根本，使人反省，他所說的可歸納如次：

（一）帶業往生 「業」是生死流轉的「主宰」。世間的業如何產生的呢？五根遇到外境由感受，生愛著而執取，產生一種引生後有的力量，就叫做「業」。不但欲界，即使色界無色界，都在生死流轉中，惑業苦輾轉相因，縛人如環之無端。據經論斷



，見惑如斷四十里逆流，要具有甚深甚大的自力。現在我們念佛，全仗淨土法門，借佛的無量光，願望一步邁過三界，是借他力。雖然淨土法門是借他力的方便法，但自家還須努力，彌陀經上說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必須切切實實的具足「信」、「願」、「行」。假定「信」「願」已具有，現在單講「行」。

(二)要痛改前非 真正行持淨土法門，必須痛念生死，生大慚愧，下苦修學，要信得實，行得堅，發心改變過往的習慣，所謂「痛改前非」，換一個辦法，創一個新生活，力求精進。印光法師說，淨土法門別無奇特，「誠」與「敬」而已。將全部精神擺在上面為「誠」，切切實實的做為「敬」。當然拜佛、念佛亦是一種業，但這是一種淨業。我們須在淨業、善業上用功夫。

(三)追頂 只靠音調悅耳的念佛是不夠的，須全部精神貫注，聲聲佛號，能平穩的、聲聲不斷的頂住，所謂「追頂法」就是如此。試念十分鐘乃至三十分鐘，內在自然有感應。如下↓

↓↓↓↓↓句句頂住，成一總勢。

(四)持恆 淨土法門是大乘，在小乘中沒有。上品三級的往生都是以發菩提心為主。要學阿彌陀佛的六度萬行。或問佛七後回家，終日忙碌，難於用功，怎麼辦？最好的辦法，還是行坐不離的念佛，心念，口念，在車上，在辦公室裏都應念念不忘。佛七就是提供一個領頭的機會。如遇到障礙或困難，還是業，祇有懺悔，努力加工，造善業，還須時時的警策自己！

一位同修的李毓華居士告訴我們，她剛來時拜佛不能支撐，但現在愈拜愈健！

第六日（天寒晴，晨華氏九度）

### 迴念初祖 打除煩惱 愈打愈淨

今晨余於三時半起身，盥洗靜坐後，展讀昨晚收到的本會募建莊嚴寺的說帖，讀了兩遍，很有感動，因之決定捐助乙千元，以紀念先母沈太夫人。當即掣填了冊內所附的募款單，遞呈建寺

主委敏智老法師。

午後第一炷香後，由參與此次法會的宗才法師開示。宗才法師好學多能，原為大覺寺比丘，現為本會會員。於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初，曾助前住持樂渡法師建寺，功德無量，嗣有因緣主持本市中國城附近的福慧寺，但遇本會有事必來參加。他的開示歸納如次：

(一)迴念初祖 慧遠大師於東晉末年（公曆四〇二年），在江西廬山東林寺，首集縉素一百二十三人，立誓於彌陀佛像之前，同修淨土。他嗣後積聚沙門達千數以上，遂為淨土宗的創始人。遠公於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曆四一六年）示寂，距今恰是一千五百六十年。我們今天打淨土七，應當懷念他，禮念他。

(二)打除妄念 古德說：「妄想來了，由他來，總不理會他，妄想自然會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諸位參加打七，一心貫注念佛，須將一切煩惱打下去。不打不清淨，愈打愈清淨。念佛是腳踏實地工作；多念一聲佛，少生一個妄念；愈是念佛，妄想愈滅。所以淨土是一個方便好法門。

(三)真如相應 佛法以「淨」為主。念佛生淨，淨益求淨，能與真如相應。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只要徹頭徹腦的盡心修持；今生不能成佛，來生可成；來生不成，再來生可成。宗才敬以此祝諸位的成功。

今天午後，有一位交大的老同學周鶴偕其夫人仁霖女士來參加法會，虔誠的禮佛，並於傍晚參加往生位回向，其夫人隨同禮拜，真是孝思不匱。還有一位美國的佛教信士曼爾溫·吉爾勃脫（Melvin Gilbert）亦來參加拜佛、念佛及靜坐。據他告訴我，在數年前聽到張澄基教授講佛法，即開始篤信佛教。他的見解，認為佛教比其他一切宗教最為合理。他以後願常來，參加大覺寺的英文佛教工作隊及靜坐班，嗣後填具了加入本會為會員的申請書，於晚間散會後回去。

圓滿的第七日（晴好，甚寒）

### 十種心全，為一真心 望完成莊嚴寺

今晨我仍於三時餘起身，同室的朋友克利雷博士亦隨着起身，即摺疊床被，方知今日是佛七最後一天。佛七開始以來，我希望跟善知識，多學習些。自愧鈍根，檢點之下，真不如其他同修的努力。惟天天寒晴，今為結束的一天，天氣特寒，正好更鍛鍊我人的念佛精神，使我記起黃蘗大師告誡初學佛的話：「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我默計此次佛七完時，我們將共拜佛一千二百次，念佛四萬聲，希望都是全神貫注的。

## 傳 戒

晨間三課如舊，但午前上供及午齋，均提早一刻鐘，緣午後在第一炷香以前，有本會會員五位居士請求皈依受戒。在大殿的另一邊已設了一個臨時戒壇。傳戒儀式將由老和尚敏智法師主持。大覺寺傳戒，現已不是第一次。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會員鄭烘雲女士即在此受菩薩戒（她原已皈依虛雲和尚，法名寬受）。不過今日受戒的人數較多，計有金源（省元）夫婦，鄭僧一居士，王沈醒圖居士及美國青年女教師佛及尼（*Virginie Di Bonaventura*）小姐，一共五位。其中鄭僧一居士昔曾皈依定西法師，法名常聞，今再皈依並受五戒。當五位跪着靜聽老和尚說五戒及懺悔之時，這位美國小姐，不覺潸潸淚下，也許她特別有接觸。全部儀式隆重而莊嚴，約佔一小時半。除鄭僧一已有法名，不另取外。會金源法名大省，其夫人大恆，王沈醒圖法名大永，佛及尼女士為大真。受戒後，當我向佛及尼女士道喜時，他對我說，她自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快樂！

## 解 七 開 示

午後第一炷香後，主七敏智和尚，作下面解七開示的結語如次：

（一）在佛七中，我最歡喜見到諸位能用功，今天不是結束，而是一個好的開頭，我又歡喜聽到諸位法師的開示，不但開擴諸位的智識，也增長我個人的智識。多聞究竟獲

益的。

（二）今天是佛七圓滿的一天，我還要講下面五種心，為接續第一天我所講的五種心，以求完善：

永恆心 「永」乃指過去，「恆」指將來的有恆，修持

念佛，切忌一曝十寒，希望諸位繼續不斷的努力，竿頭日進。

堅持心 要堅定，保持弗失，今日做的功課不能少於昨日，明日做的功課，不能少於今日。

平等心 無分男女、老幼、上智下愚、貧富，須一律平等看，要知眾生皆能成佛。

攝受心 須虛懷若谷，然後可以攝收一切，消融一切。以上九種心是權，而這第十種是實。得了這種心，所有妄念都沒有了。此即所謂：「開權顯實」。再將以上十種心融化為一，即得「一真心」。

（三）本人蒞美國佛教會後，曾參加了三次佛七。在前年佛七圓滿時我講：我們佛七要打下去，迨至彌勒佛出世。現在居然有一個莊嚴寺創建計劃擺在我們面前，希望大家發心參加，以財施及法施的方法，同心協力的贊助。在去歲的佛七結束時，我講要向諸位居士化募五戒，今天有五位居士接受五戒，以後望源源不絕。

今日佛七的結語，料想諸位也猜到本人要講的是：願莊嚴寺建築完成，希望大家一齊發菩提心，完成這樁無量的功德，目的是：

供養普天下的人，  
修習佛法，  
造福人羣。

法會隨着開示後，舉行大迴向及禮祖，圓滿結束。

「附記」筆者匆促草撰此篇，為應會內居士的面囑及會外不克參與法會的函詢，但由於筆者認識佛學的淺薄，敬請讀者及大德不吝指教。



# 佛教新聞

## 佛教僧伽會定七月十五

### 舉行第六屆剃度法會

由即日起開始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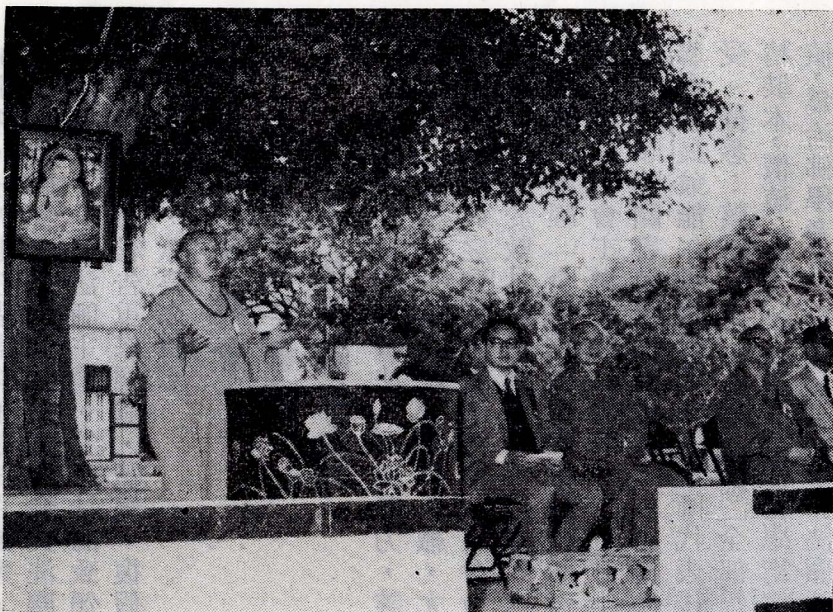
歡迎參加 不收費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之剃度傳法大會，開辦以來，成績斐然，備受海內外佛教界讚許，歷屆中外籍人士參加剃度者逐年增多。第六屆剃度法會已定於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假荃灣九呎半弘法精舍舉行，歡迎報名參加，不收任何費用。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無論長短期剃度，均請向香港新界青山道廿二呎藍地妙法寺，辦理登記手續。申請表格，函索即寄。

#### 妙法寺兩校慶祝校慶

#### 並賀洗塵法師壽誕

藍地妙法寺屬下內明書院及劉金龍中學，於四月廿四日聯合舉行校慶及校監洗塵生辰慶典，出席者除兩校師生二千餘人外，嘉賓到賀者有各校校長尹惠和、劉贊成、歐廣志、葉耀光、溫圖、白志中、周文炳、暨敏智法師、呂重德、沈馬瑞英等五百餘人，典禮於上午十時假內明書院廣場舉行，先鳴鐘一百零八响，向釋洗塵法師祝福致敬，旋向教主行三問訊禮，並唱三寶歌及誦消災解難經。隨由主席內明書院校長鄧潤棠致開會詞，除對蒞臨嘉賓，表示感謝之外，對校監釋洗塵十餘年來，宏揚佛法，普及教育，以短促的時間，



有驚人的成就，許為本港及世界佛教史上罕見的奇蹟。繼由釋洗塵講話，對兩校員

生及全體來賓，為彼個人生辰祝賀，表示謝意，並謙稱兩校發展迅速，皆由兩校校長領導有方及全體教師同心協力所致，望今後繼續努力，以求獲致更偉大、更美好的成果。最後由敏智法師致詞，語多祝賀。詞畢，兩校學生向釋洗塵獻花及生日禮物，全體唱校歌及放生，即宣告禮成。

復由學生舉行遊藝助慶，計上午遊藝節目有：內明書院舞蹈表演及銀樂隊演奏，並請得呂明才工業中學表演舞龍，均極精彩，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齋筵招待嘉賓，筵開五十席，下午遊藝由二時開始，節目有兩校詩歌班大合唱、化裝比賽、攤位遊戲以及籃球比賽等，至四時三十分，始盡歡而散。

#### 能仁書院

#### 浴佛盛況

能仁書院暨佛教英文中學於五月七日在該院大禮堂舉行浴佛大典，紀念釋迦牟尼佛降生二千五百二十年。到有僧伽聯合會各董事、該院教職員、學生代表、申請皈依三寶學生及佛門四家共四百餘人。

十時正，典禮開始，行禮如儀，首由校監洗塵法師開示浴佛意義，以深入淺出之言詞闡釋佛教教義，勗勉在座各人效法釋尊慈悲救世精神，以佛心為心，佛願為願，弘揚佛法，普利眾生。隨舉行浴佛，由洗塵法師主持，與會人士相繼向佛祖頂禮膜拜。浴佛畢，由新近回港之留美碩士淨海法師代表該院頒發大專部論文比賽及



中學部佛學常識比賽優勝獎品。最後由洗塵法師主持皈依，參加皈依之學生及男女信善共一百七十餘人，儀式莊嚴肅穆。

### 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

#### 舉行重修落成典禮

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為本港佛教勝跡之一，唯以年久失修，塔院荒涼，爰由竺摩法師等發起重修，另建碑坊式院門，直通甬道，以利善信瞻仰，業經重



修竣工，並於五月十八日上午舉行重修落成典禮，出席觀禮者計有僧俗式百餘眾，由本港佛聯會會長覺光、僧伽會會長洗塵、暨道源、竺摩法師主禮。竺摩法師致頌詞，覺光法師報告重修經過，禮畢，復假西方寺午齋，歡宴來賓。

### 美國佛教會

#### 贈書能仁書院

#### 中華大藏經全部

美國佛教會弘揚佛法，不遺餘力，該會係由沈家楨居士及各位董事所組織，尤注重佛教經典之刊佈，藉廣流傳。該會長敏智法師於數月前由美來港，以修訂本「中華大藏經」全部代表美國佛教會贈送本港僧伽聯會主辦之能仁書院。於五月十七日在該院圖書館舉行贈書儀式，由僧伽聯會會長兼能仁書院校監洗塵法師代表接受。據悉：該修訂本「中華大藏經」全部為精裝本，價值一萬六千餘港元，極富學術價值，為治佛學者所不可或缺之珍本。洗塵法師於領受之餘，對美國佛教會深致謝意。

### 星佛總宏船法師

#### 衛塞節廣播詞

#### 推行佛法拯救世界危機

各位聽眾：今天是佛教衛塞節二千五百二十週年，是紀念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示現人間，來救度眾生的聖誕節；以及釋尊成道、涅槃、三重慶典的大日子。鄙人代表新加坡佛教總會同人，在這新加坡廣

播電台，來向各地收聽的聽眾、祝福諸位衛塞節快樂，大家都得着佛陀慈光的普照，消災納福，吉祥如意。

釋迦世尊，雖然涅槃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但是他所說的佛法，所指導眾生的光明大道，却永遠好比日月經天，照朗萬有。他的大願力，要救度一切眾生同樣脫離苦海，同樣得着究竟安樂，也比虛空的無盡，好比大海的波浪，永遠沒有停止的一日。

今日的世界，依照佛教經典所預言，正是處於末法的時代。這個時代，叫做「鬥爭堅固」的時代。不論人類的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經濟，都進入極為錯綜複雜的時代。所謂鬥爭堅固，即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執見、自是非他，相持不下。因此，小者互相攻擊，大者發生戰禍。現時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以戰止戰」。上至超級強國，下至落後國家，多想爭先恐後，急急要擴充核子武器的製造與發展。將無數億萬的金錢，以及人力物力，都花費在這種準備毀滅人類社會文明的可怕用途。所以世界有許多地方，鬧飢荒、沒吃飯，這不是天災所造成；大部份却是由「人為」之災害所造成的。莫怪有許多已經反悔覺悟的大科學家，竭力主張消滅核子武器的散播製造，才免人類同歸於盡。

今日的世界，這種以戰止戰的比賽，好比火上添油，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辦法。今日的世界，正是人類生存，遭受嚴重



威脅，危機四伏的時代。要挽救人類未來的浩劫，只有積極推行佛法，始能化干戈爲玉帛，轉戾氣爲祥和。因爲佛法廣大無邊，說一切衆生平等。不分種族，不分階級，視同一體。佛教最重要的教義，第一是慈悲。第二是福德。第三是智慧。慈是慈愛一切衆生。悲是同情一切衆生。慈愛一切衆生，就是以一切有生命活動的衆生，爲其救度的對象。使之皆得究竟解除痛苦，同得安樂的目的地。所以佛陀稱爲覺行圓滿的聖者。最爲偉大人格的聖者。佛陀自無量劫以來，犧牲自己，利益別人。集種種福德因緣，以衆生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以衆生的痛苦，爲自己的痛苦。佛陀稱爲無上正等正覺，將自己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說法四十九年，來教化一切衆生，破除一切迷惑、愚痴，以及種種惡見，邪見，歸於正見。所以今日的時代，需要以佛陀的智慧，來改造人類社會的心理。建立人類社會的平等觀，以及新道德觀念。同時，也需要以佛陀的福德，來爲全世界人類謀共同之幸福，發展一切有益民生問題之福利事業，以及優良的教育文化工作。更需要以佛陀慈悲的精神，來爲全世界的政治家，作治國平天下的偉大模範。

今日我們大家紀念佛教衛塞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推行佛法。使全世界人類，同沐佛陀的慈光。實現世界永久的和平。最後，敬祝各位幸福無量。

## 星熱烈慶祝衛塞節 總統夫人親臨致詞

五月十四日星加坡各民族佛教徒，聯合假國家劇場舉行慶祝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度世二五二〇年衛塞節紀念大會，總統薛爾思夫人應邀出席大會致詞，參加大會者，有各宗教聯誼會領袖，各佛教國家駐星使節，各寺院庵堂，佛教團體代表，各族男女教友，各界嘉賓等，達數千人之衆，國家劇場前車水馬龍，劇場內座位爲之爆滿，爲況至盛，向隅者不計其數。

總統夫人及各國駐星使節先後抵步，大會宣告開始，全體肅立，由菩提及彌陀兩校銅樂隊奏國歌，大會主席團主席宏船法師獻花，菩提彌陀兩校學生合唱三寶歌，佛誕歌，並由兩校銅樂隊伴奏。全體向佛陀行最敬禮（合掌三鞠躬），各族僧伽分別以華文及巴利文讚佛，繼后大會主席宏船法師致詞。

繼由大會貴賓——新加坡共和國總統薛爾思夫人致詞，大會代表廣洽法師贈送紀念品與參加遊藝表演及臨場服務之各團體，最后由畢俊輝居士代表大會致謝詞。

## 印順導師訪星

### 備受諸山長老熱烈歡迎

台灣高僧印順導師，得悉其留菲學僧妙欽法師病重，特偕其侍者明聖師專程赴菲探視其病，不特欽師深受感動，僧俗亦認導師極重師生情誼，莫不交相稱譽。嗣

見欽師身體尚可，甚有痊癒希望，導師畧感放心，乃於三月十二日順道來星，訪問諸山長老，並在般若講堂小住。是日到機場迎接者，計有廣洽、妙燈、廣淨、演培、隆根、性仁、明眞、常恆等諸法師；慧圓、慧平、慧成、慧琪、慧敏、能度、慧深、賢祥、寬嚴、達仁、淨泓等諸尼師，以及男女信衆等百餘人。導師步出機場，首由兩位小姐向導師及明聖師獻花，繼全體合影，皆獲得接機者熱烈之掌聲。嗣分乘十餘輛小汽車直趨般若講堂。導師禮佛後，僧俗齊向導師禮座，對之表示高度敬意。歡迎情況之熱烈，爲近年來所未有云。當晚常凱法師到般若講堂訪問導師，相談甚歡。不數日，星洲佛教總會主席宏船老法師，亦到般若講堂回訪導師，相談尤爲融洽云。

## 星佛教界熱烈慶祝

### 印順導師七一華誕

印順導師蒞星，除訪問諸山長老，多在般若講堂靜養。夏曆三月十二日，適逢導師七十晉一嵩壽之慶，其弟子演培、隆根等，其徒慈圓、慈平等，發起在般若講堂爲導師祝嘏。導師聞悉頗不爲然，經再三請求，始允少數集會，誦經念佛消災，故未向外透露。不意是日間風來參加者，多達二百人左右，慧僧、優曇二長老亦來隨喜。首於大殿誦藥師經，繞念藥師聖號，其後佛前上供，導師老人親自上香，一時經聲佛號不輟，人人肅靜無譁虔誠。禮

念畢，全體向導師禮座祝壽，恭祝老人福壽無疆！中午該堂設齋招待嘉賓。午後三時，般若講堂佛教週日學習班全體學生百餘人，爲求瞻仰導師之慈容，特來唱生日歌，一時歌聲响彻雲霄。歌聲甫畢，掌聲雷動，恭請導師切生日糕。由於小朋友天真爛漫，時刻表現無限之歡樂，以致亦引起導師老人開顏含笑！爲使導師在星生日留下永恆紀念，除攝影外，並拍電影，以誌熱烈盛況於永久云。

### 台北佛教書局開業

佛教出版社爲應各地大德，選購佛教文物之便，最近集全圖佛教經書，佛像法器，成立佛教書局。歡迎海內外諸山長老，大德法師、居士，光臨指教！

地址：台北市桂林路二號之一（三樓）  
電話：三六一四四一五號（小南門下車）

### 美麻省理工學院佛學會

#### 沈家楨演講佛學

#### 聖嚴法師主持答問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佛學社社員，自經美國佛教會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二度講開示，及講解、示範靜坐要點後，更增對學佛之興趣。莘莘學子在應付繁重課業之餘，仍不忘求法。本年四月十六日晚，該社袁熙華、雷允南、連豐藏偕同另六位麻省理工同學抵大覺寺，休息一晚，於翌日自大覺寺前往長島之菩提精舍。世界宗教研究院賀國權先生有鑒同學們向佛之誠，預

先邀約新近由日本立正大學攻得文學博士學位之聖嚴法師，爲同學們主持佛學答問，並由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家楨先生作佛學演講。

十七日晨十時一刻，十一人分乘二車同抵菩提精舍。甫下車即讚嘆精舍環境幽美，誠爲聆法靜坐勝地。讚嘆未畢，沈家楨先生已自精舍外出，招呼同學們入內。十時半沈家楨院長於精舍圖書室以英語作佛學演講，使中外佛子均能一飽耳福。沈先生引用日常最常見之「水」作譬喻，講解佛學基礎之一「輪迴」。

沈院長妙舌生花，講解生動，同學們即使已具佛學基礎者亦覺引人入勝，趣味無窮。最成功者爲引用日常生活中人人皆知之物作譬喻，使聽衆印象深刻，並能啓發智慧，加強對佛學之認識。接着由聖嚴法師主持佛學問答座談會，由賀國權先生翻譯。發問者甚踴躍，諸如大乘、小乘、金剛乘之分，無分別、無我、無二三涵義等等，直至十二時半始散會。午餐由沈夫人設午齋招待，並有甜點。

午齋完畢後，有的同學在菩提廣場散步，有的攝影留念。午後二時續由聖嚴法師講解靜坐，並實際練習。用數息法練習了兩次。同學們因上次已受過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之教導，故此其實習靜坐時已畧具根基，加以聖嚴法師精詳指示，又捐香板在肩，更增警覺，對禪訓練之嚴格更不敢稍怠。

靜坐訓練完畢，全班同學又赴世界宗

教研究院設於長島石溪之圖書館。同學們對研究院所有全套微粒攝影與微粒貝葉之設備與資料極具興趣。繼而參觀藏書室，對藏書之豐富及收集之完備，極表讚美，流連於書架之間依依不捨。至五時半始離石溪返紐約。

次日並參加大覺寺每星期舉行之法會，講開示（中英文齊備），及靜坐班。

麻省理工佛學社社員均感此次收穫極大，並聞已於五月初開始在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內，每星期三六時舉辦靜坐班，由佛學社同學介紹靜坐入門，參加者日增，並欲更深入研究佛門禪法，此可謂美國佛教會善種播，弘法有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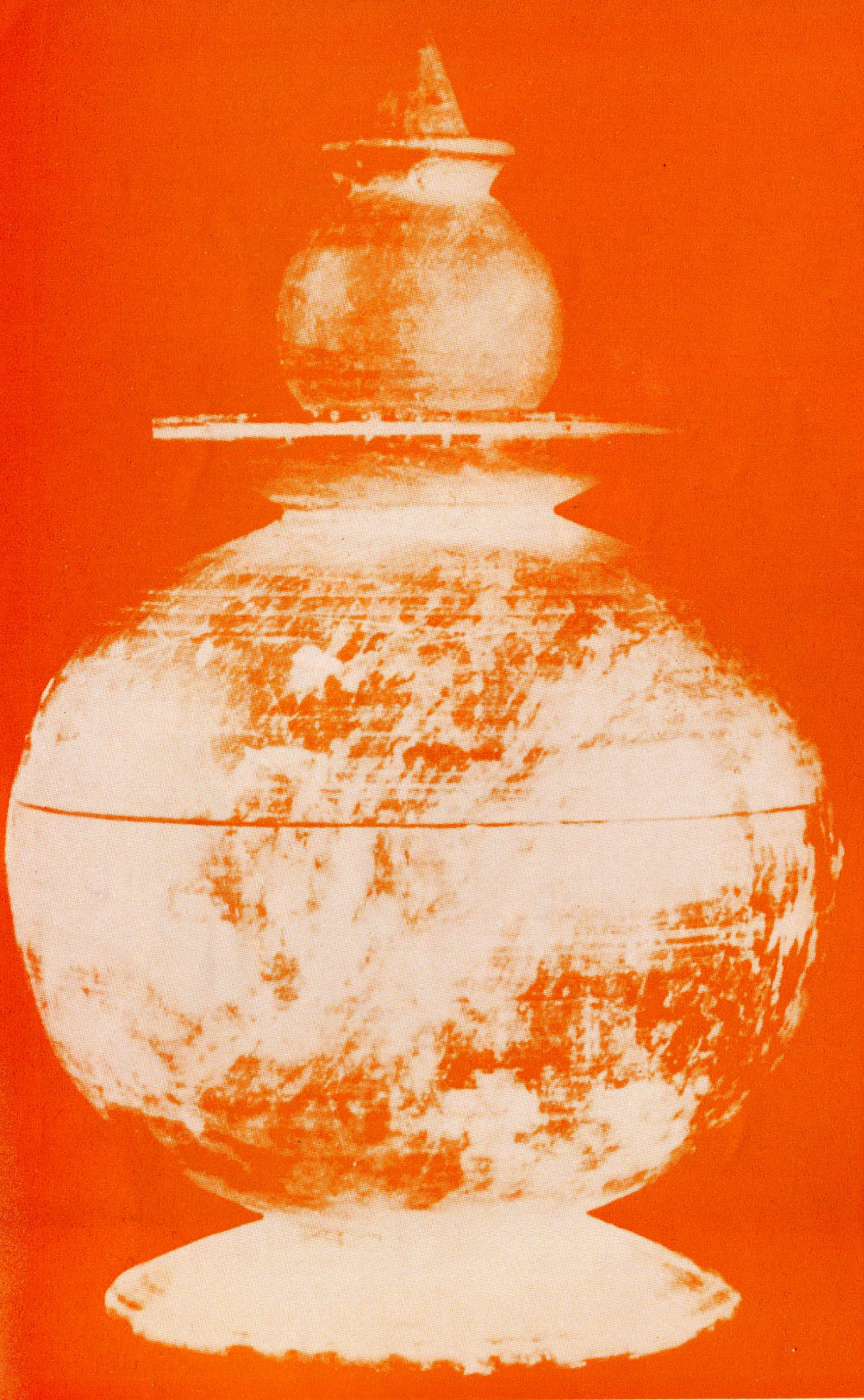
#### 學佛習禪必讀巨著

#### 習禪錄影

此書乃我國當代佛學權威——南懷瑾教授應台灣各道場及習禪弟子們所請，前後七次舉行禪七所詳記之語錄，全書以真參實悟，尅期取證爲宗旨，故除講述歷代祖師心要之外，亦涉及儒家爲人處世之道，並揭開如何修煉密宗之明點、掘火、脈輪以及道家奇經八脈之奧秘，可謂熔三教之精華於一爐。有志菩提道且欲挽救末世衆生者，其可不讀此書哉！全書共五百餘頁，三十五萬餘言。初版面世，優待一個月，特價港幣三十元，請向香港佛經流通處洽購。

地址：香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電話：五—七〇一四七八。





◁ 佛陀骨灰出土：一個印度考古小組，最近發掘出二十個世紀之前的一個古鎮，位於佛祖於公元前五六三年出生的藍毘尼園（尼泊爾）十哩附近，出土物品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巨大的滑石骨壺，壺蓋註文，寫明內藏佛祖的骸骨和灰燼。左圖為骨壺。

△ A huge soap-stone casket containing an inscription on the lid which certifies that the contents are Buddha's mortal remains—pieces of bones and ashes....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discoveries by A Team of Indian Archaeologists that unearthed an ancient town here, now 25 centuries later. The excavation site is no more than 10 miles from Lubini, Nepal, where Buddha was born in 563 B. C. (UPI)





△ 百靈廟殿內之壁畫